



類函
四一



卷八七
二七設官
八八
二八設官

4加³
427
41





新金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廿一日
早稻田諸君以贈
所購以贈

早稻田金圖書

淵鑑類函卷八十七

設官部二十七

補闕拾遺總載

符寶郎 弘文館 補闕 拾遺

城門郎附

樞密院 簽書樞密院

樞密使

補闕拾遺總載

房杜氏通典曰補闕拾遺武太后垂拱中置補闕拾遺

二官以掌供奉諷諫天授二年各增置通前為五員三

年舉人無賢愚咸皆擢用高者試鳳閣侍郎給事中次

或試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當時頗為濫雜

著於謠誦諺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把推侍御史

疏自開元以來尤為清選左右補闕各二人內供奉者

設官部

淵鑑類函卷八十七

補闕拾遺總載

各一人左右拾遺亦然兩省補闕拾遺凡十二人左屬門下右屬中

書增唐六典曰拾遺唐垂拱中創立才可則登不拘

階級言國家有遺事拾而論之故以名官焉史記汲黯曰臣願為

中郎署長出入禁闈補過拾遺漢書元帝初立給事中劉向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後魏初置內侍長主拾遺

應對又孝文帝命侍中丘惟拾遺左右垂拱中因其義而創立文獻通考曰宋端拱

初改左右補闕為左右司諫左右拾遺為左右正言真宗

天禧初用劉暉曾宗道為左右正言元豐肇新官制左右司諫左右正言

各一人同掌規諫諷諭凡朝廷有闕失大事則廷諍小

事則論奏分隸兩省寄祿左右司諫為朝奉郎左右正

言為承議郎淳熙十五年兵部侍郎林栗奏言諫諍之

官尚有關員居其位者往往分行御史之職至於箴規

闕失寂無聞焉願依唐制置拾遺補闕左右各一員專

掌諫諍不許糾彈從之以許深父薛象先充其職班著

在監察御史上光宗立復省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

門下省左諫院有左補闕左拾遺二員中書省右諫院

有右補闕右拾遺二員金諫院有左右補闕左右拾遺

元世祖至元六年始置左右補闕明屬臺省不設

補闕一

增六典曰補闕唐垂拱中置或才職相當不待闕而授

官國家有過闕而補正之故以名官焉孔帖曰張九

齡遷左補闕有才鑒改司勳員外郎 又曰樊澤擢左
補闕澤有武力善兵法議者謂為將相器常召對延英
德宗歎其論兵與我意合 冊府元龜曰歸登為右補
闕凡三任十五年同列當出其下者多以馳騫至顯官
而登與右拾遺蔣武退然自守不以淹速介意 唐書
曰貞元中韋渠牟為右補闕內供奉僚列初輕之上在
延英既對宰相多使中貴人召渠牟於官次同輩始注
目矣 盧景亮傳曰景亮遷右補闕朱泚反勸德宗曰
罪已不至則感人不深帝然之志義卒然與穆質同在
諫諍地書數上鯁亮無所回 唐書曰王源中遷左補

闕時典禁軍者不循法度源中上疏略曰臺憲者紀綱
之地府縣者責成之所設有罪犯宜歸司存安有北軍
勢重於南衙輦下權傾於仗內乞還法司庶守職分憲
宗可其請 又曰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自拾遺轉補
闕參謝之際宰相裴均廷語之曰獨孤與李二補闕孜
孜獻納今之遷職可謂酬勞無愧矣嚴補闕官業或異
於斯昨者進擬不無疑緩休復悚慙而退 通典曰鄭
餘慶之子漸為右補闕獻疏切直餘慶入朝憲宗謂之
曰卿之令子朕之直臣可更相賀遂遷舍人 唐本傳
曰崔邠遷補闕上疏論裴延齡以鯁亮知名 孔帖曰

高元裕以右補闕召道商州會方士趙歸真擅乘驛馬
元裕詆曰天子置驛爾敢疾驅邪命左右奪之還以聞
又曰韋處厚擢左補闕李絳請間言古帝王以納諫
爲聖拒諫爲昏今不聞進規納忠何以知天下事帝曰
韋處厚路隨數上疏其言忠切顧卿未知耳由是中外
推其靖密 唐書曰文宗以魏謩爲補闕常言於宰臣
曰太宗皇帝得魏徵採拾闕失弼成聖政今我得魏謩
於疑似之間必極匡諫雖不敢希及貞觀之政庶幾處
於無過之地命授謩左補闕詔中書善爲之詞 又曰
韋溫爲左補闕忠鯁救時宋申錫被誣溫昌言曰宋公

履行有素不當有此是奸人陷害也吾等諫官豈避一
時之雷霆而致聖君賢相蒙蔽惡之名耶因率同列伏
閣切爭由是知名 天中記曰王直方開成中爲右補
闕上疏曰陛下即位之始宣徽教坊悉令停減人數聞
近來稍不如此樂工子弟賜與至廣臣伏以聖體未安
加以聲色之翫侵蠹聖祚得不憂乎帝覽奏嘉歎 又
曰韋溫爲右補闕羣臣請上尊號溫上疏諫曰德如三
皇止稱皇功如五帝止稱帝今歲三川水災江淮旱歉
恐非崇飾徽稱之時帝深嘉之 舊紀曰大中十一年
右補闕陳叟左拾遺王譜等上疏諫遣中使往羅浮山

迎軒轅先生詔荅云閱示來章深納誠意 會要曰宋
淳化中右司諫張觀上章言拾遺補闕武后所置相循
授任二百餘年方自聖朝載新名目言責之重與古無
比 言行錄曰江公望居司諫言君臣一體人君元首
也左右大臣股肱也諫官御史耳目也股肱不力則百
事隳耳目不明則四方塞一體病則元首為之不康是
職也曷可輕付哉 又曰韓魏公琦為諫官三年所存
諫藁欲斂而焚之以效古人謹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
主從諫之美乃集七十餘章曰諫垣存藁自序於其首
大略曰諫主於理而以至誠將之 宋史曰韓琦為右

司諫朝廷欲以知制誥寵其盡言琦曰諫行足矣因取
美官非本意也 言行錄曰傅堯俞為司諫常論諫上
不從因曰卿何不言蔡襄堯俞對曰若襄有罪陛下何
不自朝廷明正典刑安用臣等言上曰欲使臺諫言其
罪以公議出之堯俞曰若付公議臣不見其罪臣身為
諫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也 中興繫年錄曰趙鼎
除殿中范宗尹言於上曰故事無自司諫除殿中者乃
進侍御史上謂宗尹曰鼎在言路極舉職所言四十事
已施行三十六外廷不知也 言行錄曰呂希哲除右
司諫辭未獲命蘇軾在邇英戲希哲曰法筵龍象當觀

第一義希哲笑而不言 又曰王巖叟元祐元年遷左
司諫一日並命執政其間有不協士望者巖叟方權給
事中即繳奏并以諫職上疏既而命下遂不由門下省
以出巖叟復上疏曰命令斜出尤損紀綱凡八上章命
竟寢 又曰陳瓘為司諫先是因會朝見蔡京視日久
而不瞬語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稟賦
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必無君自肆尋居諫省遂攻其惡
長編曰豐稷為左司諫揚王灝荆王頽令成都承受
宦者造錦衣稷即奏劾監察御史趙機同時進對退謂
稷曰聞使君言使機汗流浹背給事中趙君錫曰諫官

如此天下必太平也 會要曰元祐六年三月中書舍
人鄭雍言左司諫楊康國除吏部員外郎按故事臺諫
官言事稱職者不次進擢其次亦敘遷美職或謬妄不
職則明示降黜今康國除員外郎謂以稱職而遷則員
外在司諫之下謂以妄言而黜則未見降黜之因詔改
郎中

補闕二

增伏閣

當官

上詳補闕一
性舒遲進止雍

本傳崔沔薦為左補闕
如也當官則正言不可

得而

德輿為助

歸登寄名

台壁權德輿貞元中為
左司諫章奏不絕抵排

奸倖與陽城為助

補闕熊執易上疏論之

疏成示僚友薛歸登歸登愕然

疏考裴延齡得幸德宗欲以為相

設官部

尚監類例卷八十七

補闕

動容曰願寄吾名雷震實難其人不負所職元積揚汝

之下安忍以君獨當我國家設司諫署以神明其耳目凡

在茲選實難其人言行錄曰韓魏公為司諫王沂公

見公論事切直有本末喜謂公曰比年臺諫官多賞

畏避為自安計不則激發近名如君固不負所職賞

一隱逸罷二外臺對便殿尋授左司諫真宗曰賞放

隱逸可勸天下言行錄曰蕭燧拜左司諫首言辯邪

正然後可為治上以外臺耳目多不稱職燧疏二人乃

大瑞甘昇都承旨王獻疏切直挺議鯁固上詳補

通典曰獨孤郁遷司諫吐突承璫計職

王承宗郁執不可挺議鯁固號稱職職

增嘉其切直本傳辛替否遷司諫諫恐壞綱紀薛廷

唐敬宗政事日僻補關舒元褒李漢入閣論奏比來除

拜不由宰司進擬恐壞綱紀帝厲語曰更論何事元褒

曰宮中興作恐傷大體肆考唐劉寬夫為右補闕陳

太甚帝色變肆考唐劉寬夫為右補闕陳

寬夫因論之敬宗怒曰陳咄非因僧得郡諫官安得此

言須推排首末來寬夫曰昨論陳咄之時不記發言首

末惟握筆草狀即是微臣若尋究推譽望蔚然唐本傳

植與鄭覃同時為補闕皆賢宰相後每數移大事本

朝廷有失兩人者更疏論執譽望蔚然唐乾寧中楊貽

韋顛字周仁歷補闕與李正鐵補闕唐乾寧中楊貽

辭李約更進諷諫數移大事鐵補闕唐乾寧中楊貽

出自宸選仁宗正史明道中執政除其親舊二人為

自宸選若大臣自除則大臣謂曰祖宗法制臺諫官須出

過失無敢言者執政惶恐謂曰祖宗法制臺諫官須出

補闕四

增詩唐杜甫贈陳二補闕詩曰獻納開東觀君王問長

卿阜鵬寒始急天馬老能行韓退之送李補闕詩曰

設官部附監領函卷八十七

補闕

七

禮樂中朝貴文章大雅存江湖多放逸獻替欲誰論駟
馬歸城闕雙鳧去海門還從清切禁再沐聖朝恩 錢
起送邊補闕省覲詩曰東去有餘意春風生賜衣鳳凰
銜詔下才子采蘭歸 又詔許昌崔明府拜補闕詩曰
儒者久營道詔書方問賢至精一耀世高步誰同年何
樹可棲鳳高梧枝拂天脫身鳧裏載筆虎闈前 皇
甫冉訓李補闕詩曰夕宿靈臺伴煙月晨趨建禮逐衣
裳偶因麋鹿隨豐草謬荷鸛鷺借末行縱有諫書猶未
獻春風拂地日空長 皮日休送令狐補闕歸朝詩曰
文如日月氣如虹舉國重生正始風且願仲山居左掖

只憂徐邈入南宮朝衣正在天香裏諫草應焚禁漏中
為說明年今日事晉廷新拜黑頭公

唐制唐孫逖楊齊宣左補闕制曰耿介不羣精明有識
傳清白之素業著詞華之令名達禮云終外除將及宜
承密命更列近臣 常袞行薛兼適左補闕制曰兄弟
致美士林推重詞清行潔政以幹稱在煩劇而有餘守
貞方而不易文章侍從朝夕論思參我諫臣以箴朝闕
白居易行盧文政起居郎劉從周補闕等制曰君有
舉左史得書之政有關諫官得補之二職者歷朝之清
選也盧文政等端士之操終然不渝時所稱論並宜甄

獎況學術詞藻見推於衆並命清貫僉以爲宜記事盡規各行能效

增書宋歐陽修上范司諫書曰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係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耳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係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

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耶非材且賢者不能爲也

增啓宋李梅亭賀董司諫啓曰進司補闕仍侍邇英責重寄隆益可告嘉猷於后謀從言聽轉當下膏澤於民某官緝日月之光良多啓沃犯雷霆之怒大有激揚不賣直以取名唯格王而正事簡在中宸遂升左垣考司諫七品官之階雖云序進然大人一正君之事正屬司存自古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莫若杜羣枉之路開衆正之門國人曰賢左右皆曰賢無使滯淹之久君心以正遠近一以正切防浸潤之行闔內闔外不容二心

宮中府中當為一體舍豺問狸則民不服如鷹逐雀則君自尊察嫠婦之私憂回倉公於驚走庶淮南知憚於汲黯而昌黎無惑於陽城名節皎然芬芳多矣 劉後村賀湯司諫啓曰孚號於廷名官以諫聖朝無闕事不待批於龍鱗天子有諍臣尤急聞於骨鯁某官淵乎似道浩然至剛棲遲樂衡泌之間徵起遇風雲之會公每抗論衆亦望風援禮以杜家臣之僭奮筆以誅世卿之萌謂君然後有反玷塞門謂盜豈容竊大弓寶玉鄭公所上百奏莫不切心陸生每著一篇必蒙稱善後宮敬憚於質肅貴璫欲避於淳夫乃冠伏蒲之清班以旌折

檻之直氣有若仲山甫之補袞方嘉賴之欲如种明逸之拂衣胡可得已 王格齋賀鄭正言除司諫啓曰脩名蓋代厚德鎮浮孤忠上簡於龍光清貫亟躋於鷺序冠峩豸角陰見睨而已消手批龍鱗木從繩而自直屬時睿哲渴想忠規乃眷廷紳孰任盡言之責肆揚詔綍延登已試之英

拾遺一

唐書曰李邕少知名長安初內史李嶠及監察御史張廷珪並薦邕詞高行直堪為諫諍之官由是召拜左拾遺 又曰邕為左拾遺御史中丞宋璟劾張昌宗兄

弟反狀則天不應邕在階下大言曰璟所陳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色稍解始允璟所請既出或謂邕曰子名位尚卑若不稱旨禍將不測邕曰不顛不狂其名不彰若不如此後代何稱也 孔帖曰王求禮武后時爲左拾遺后方營明堂瑀飾求禮言鐵鸞金龍丹腹珠玉乃商瓊臺夏瑤室之比非古所謂茅茨采椽者自軒轅以來服牛乘馬今輦以人負則人代畜土書譏切不報 又曰盧藏用授左拾遺武后作興泰宮於萬安山上疏諫曰陛下離宮別館固多矣又窮人力以事土木恐議者以陛下爲不愛人而奉已也 又曰嚴挺之

姚崇引爲右拾遺睿宗好音律每聽忘倦先天二年正月望夜胡人婆陀請燃百千燈因弛門禁又追賜元年酺帝御延喜安福門縱觀晝夜不息閱月不止挺之上疏陳五不可誠意忠到帝納焉 又曰韓朝宗初歷左拾遺睿宗詔作乞寒胡戲諫曰道路籍籍咸言皇太子微服觀之且匈奴在邸刺客卒發大憂不測白龍魚服深可畏也況天象變見疫癘相仍厭兵助陰是謂無益帝稱善與賜中上考 又曰獨孤及以左拾遺召既至上疏陳政曰陛下屢發德音使左右侍臣得直言極諫然頃者惟容其直而不錄其言所上封事皆寢不報有

容下之名無聽諫之實遂使諫者稍稍自鉗口飽食相
招為祿仕此忠鯁之人所以竊歎而臣亦恥之帝不聽
唐書曰蕭昕為左拾遺昕常與布衣張鎬為友表薦
鎬曰如鎬者用之為王者師不用則幽谷一叟耳明皇
擢鎬為拾遺不數年出入將相 通典曰左拾遺張方
回每朝政有失便抗疏論列精神昂然進不懼死明皇
常曰張方回忠賢人也 唐書曰王仲舒貞元十年登
第超拜右拾遺裴延齡領度支矯誕大言中傷良善仲
舒上疏極論之 又曰趙宗儒拜右拾遺翰林學士父
華改秘書少監與父並命出於中旨當時榮之 又曰

蔣乂擢右拾遺史館脩撰德宗重其職先召見延英乃
命之 又曰竇羣德宗擢為左拾遺時張薦持節使吐
蕃乃薦羣侍御史為判官入見帝曰陛下即位二十年
始自草茅擢臣為拾遺何其難也以二十年難進之臣
為和蕃判官一何易也帝壯其言不遣 又曰呂向擢
左拾遺天子數校獵渭川向獻詩規諷 又曰元和中
以左拾遺杜從郁為秘書丞從郁司徒佑之子也初自
司議郎為左補闕崔羣等上疏以宰相子不合為諫諍
之官於是降為左拾遺羣等又曰拾遺補闕資品不同
而皆是諫官父為宰相子為諫官若政有得失不可使

子論父於是改授之 又曰元和中延英宰相對訖左拾遺楊歸厚次請對時上坐久宣令後坐日對來歸厚固請宰相諭之不退上乃召見歸厚首論中官許遂振次歷詆宰相皆過激切然而自銜求試其辭甚繁逾刻而罷 通典曰元稹為拾遺上疏論諫職曰凡今之人以上封進見為妄動拾遺補闕為冗員以此稱供奉官與王珪魏徵為等列臣雖至愚能不自愧 天中記曰元稹為東臺御史召還京宿敷水驛內官劉士元後至爭廳以箠擊傷稹面執政以稹年少務作威福貶江陵府士曹參軍白居易為拾遺上疏曰中官有罪未聞處

置御史無過却先貶官遠近聞知實損聖德 白居易傳曰居易為左拾遺時王承宗叛詔吐突承璀出討居易諫曰唐家制度征伐專委將帥比年始以中人且承璀為將四方聞之必輕朝廷 又曰元和四年旱甚下詔蠲貸居易見詔節未詳即建言乞盡免江淮兩賦以救流瘠多出宮人帝頗采納 職官分紀曰徐仁紀拜左拾遺三上書論得失不納謂人曰三諫不聽可去矣遂託病歸鄉里 分紀曰王徽字昭文為右拾遺書二十餘上言無回忌公議浩然歸重 薛廷老傳曰廷老寶曆中為右拾遺舒元褒等入閣論事帝厲語詰之元

褒不能對廷老曰臣等以諫為職有聞即應論奏時人服其不撓 唐書曰太和三年左拾遺舒元褒等論中丞溫造凌供奉官事遺補官秩雖卑乃侍臣也中丞雖高乃法吏也侍臣見凌是不廣敬法吏壞法何以持繩臣官忝諫列實為陛下惜之 山堂肆考曰唐李孝本二女配沒右軍文宗取之入宮拾遺魏謩上疏曰數月以來教坊選試以百數莊宅收市猶未已又召李孝本二女不避宗姓大興物議臣切惜之上即出之謂曰憐孝本女孤露故收養宮中謩於疑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忝厥祖矣謩徵之五世孫也 又曰孟昭圖

為拾遺時僖宗在蜀政事悉出內侍田令孜昭圖上疏論之令孜遣人沈於墓頤津 言行錄曰余靖慶曆三年上增置諫官以開廣言路親筆書靖姓名除右正言靖感激奮勵遇事輒言無所迴避 涑水記聞曰余靖為右正言奉使契丹入辭書所奏事於笏各用一字為目上指其字一一問之盡而後已 又曰至道元年和蒙遷右正言獻歌詩稱旨上謂近臣曰宰相子有文彩能負荷堂構如蒙者不可得也 長編曰天禧二年左正言劉曄請今言事許升殿面對從之 言行錄曰魯宗道為右正言事有違誤風聞彈疏真宗稍厭之一日

自訟於上前願得罷去上悅其忠慰勉以遣他日追念其言御筆題曰魯直 又曰韓絳除右正言時大臣佐佑時政務循故事公一日奏言政事宜出聖斷上曰屢有人言朕少斷臺諫官見有未便但言來不憚追改也 山堂肆考曰宋徽宗時右正言陳禾上疏請竄童貫與黃經臣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即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曰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

拾遺二

入閣

叩墀

唐本傳王仲舒拜左拾遺德宗欲相裴延齡與陽城交章言不可後入閣帝顧

遊曰是豈王仲舒耶唐劉栖楚為拾遺敬宗數立緊

把麻

兩京雜記曰拾遺立緊以其行立在北省之次

通事舍人宣語多不知書至宣讀輒失句讀故用拾遺

遺軍救房瑄出為華州論執強梗詞旨典美白居易

拾遺上疏陳事時譽博輿御題魯直唐本傳所粲

卿朝野託為賤奏時譽以其博作賦知名獻歌稱

吉知其名召為嘉常使巴陵下詳拾遺賦太宗伯雨贛章

魯直風聞諫官僅半載所上拾遺伯雨贛章天下治

設官部

拾遺

拾遺

拾遺

體號聲振一時 號稱六絕 本傳唐柏耆志

下詳拾遺章 裴度願以一節掉舌下王承宗乃以左拾遺

立名謁德棣二州以二子入質真擢拾遺由是聲振

承宗 唐李邕義烈英邁正 方回忠賢 張鎬志略

時 唐李邕義烈英邁正 方回忠賢 張鎬志略

直 唐李邕義烈英邁正 方回忠賢 張鎬志略

拾遺 唐李邕義烈英邁正 方回忠賢 張鎬志略

大畧 楊國忠薦之釋褐拜左拾遺 祖禹引嫌 宗

道自訟 公著當國引嫌辭職改著作郎 正言以婦翁呂

拾遺三 無府元龜曰唐張九齡韓朝宗為左拾遺

諫 帝以時屬收獲恐妨農事上疏切 以文章薦 李

宗 帝以時屬收獲恐妨農事上疏切 以文章薦 李

諫 帝以時屬收獲恐妨農事上疏切 以文章薦 李

於 帝以時屬收獲恐妨農事上疏切 以文章薦 李

諫 帝以時屬收獲恐妨農事上疏切 以文章薦 李

人 帝以時屬收獲恐妨農事上疏切 以文章薦 李

諫 帝以時屬收獲恐妨農事上疏切 以文章薦 李

官 帝以時屬收獲恐妨農事上疏切 以文章薦 李

徵 帝以時屬收獲恐妨農事上疏切 以文章薦 李

不起 帝以時屬收獲恐妨農事上疏切 以文章薦 李

以對策遷 本傳白居易詩寄盧仝少室山

左拾遺 乞寶大位 光二年元龜曰後唐趙都為左拾遺

以足兵以自安無以奇技悅情無以淫聲惑志非社稷

之功乞不加於厚賞非殺眩之力乞不近於凝旒審內

之樂伏乞實於大位 長揖親王 肆考梁末帝間李愚

戒以奔車疏奏不報 詔置諫官 事畧劉曄天禧初詔置諫

愚見之獨長揖 增置諫員 治更用二三大臣乃極一時之意圖

設官部

拾遺四

拾遺

七

唐岑參寄左省杜拾遺詩曰聯步趨丹陛公曹限
紫微曉隨天仗入暮惹御香歸白髮悲花落青雲羨鳥
飛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 杜甫春宿左省詩曰花
隱掖垣暮啾啾棲鳥過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不寢
聽金鑰因風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 白居
易同行簡初授拾遺早朝入閣詩曰待漏排闥闔停珂
擁建章爾隨黃閣老吾次紫微郎並入連稱籍齊趨對
折方闕班花接夢綽立雁分行近職誠爲美微才豈合
當綸言難下筆諫紙易盈箱 崔峒除拾遺酬丘二十
二見寄詩曰江海久垂綸朝衣忽掛身丹墀初謁帝白

髮免羞人才媿文章士名當諫諍臣空餘薦賢力不敢
負交親 劉長卿送許拾遺還京詩曰萬里辭三殿金
陵到舊居文星出西掖卿月在南徐故里驚朝服高堂
捧詔書暫容乘駟馬誰許戀鱸魚 鄭谷賀韋拾遺詩
曰初升諫署是真僊浪透桃花恰五年垂白郎官居座
末著緋人吏立階前百僚班列趨丹陛兩掖清風上碧
天從此追飛何處去金鑾殿與玉堂連 李中獻張拾
遺詩曰官資清貴近丹墀性格孤高世所稀金殿日聞
親鳳宸古屏時展看魚磯酒醒虛閣秋簾卷吟對疎篁
夕鳥歸獻替頻陳忠譽播鵬霄萬里展雄飛

制唐杜牧行盧告左拾遺制曰朕觀不理之代無他道也取唯諾之士為耳目之官是以太宗皇帝之理天下也德為聖人三日不諫必責侍臣況予寡昧固多遺缺不官才彥安能知之告是吾賢鄉老之令子弟也以甲科成名以家行著稱取自史閣拔居諫垣夫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失中人之不寧四者之關悉陳其志此乃漢文帝開諫諍之詔也忠告不倦爾當奉職自用則小子不悛過勉思有犯無事遜言 薛廷珪行楊贊禹左拾遺鄭谷右拾遺制曰以贊禹挺生公族雅有令名檢身如履其春冰操心不愧於屋漏言行無玷文章

可觀連中殊科首冠羣彥以谷二雅馳聲甲科得雋亦承遺構自致亨衢求諸輩流兼慎行止朕方求理道允屬滯淹聞爾贊禹之規為可以厚風俗而敦教化聞爾谷之詩什徃徃在人口而伸王澤舉賢勸善允得厥中並命諫垣我為公選汝於職業勉自激揚

疏唐白居易拜左拾遺疏曰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諫其選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則惜其位身貴則愛其身惜其位則偷合而不言愛其身則苟容而不諫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遺之

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其選者使下不忍負心上不忍負恩也夫位未足惜恩不忍負然後能有關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

書唐韓愈與李拾遺書曰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諭拾遺公朝廷之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皇之始見也爭先覩之為快方今天子仁聖大小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自即大位以來於今年凡所施者無不得宜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人皆飽聞而厭道之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之士君子樂

成而享之斯無時矣

書啓宋洪平齋賀鄭正言啓曰錫命龍墀升華騎省風生白筆已振朝綱於更化之餘日抗皂囊更納君德於無過之地扶持衆正引翼太平某官清廟朱絃紫壇蒼璧昌黎之熏釀涵浸大放厥辭敬與之懇切剴深不負所學捷登要路力挽頽波惟辨君子小人之分以為天下後世之鑒然而抨彈於出言如綉之後孰若彌縫於納君自牖之初爰取冠豸之威徑上批鱗之奏能使心正而筆自正是謂言行而道亦行疏列屏風復見鄭公之論諫功成袞職即看山甫之登庸 王格齋賀董秘

設官部

州監貢函卷八十七

拾遺

七

丞除正言啓曰道山委竹帛已盡紬四庫之書闡闔呈
琅玕乃進立七臣之列帝虚心而垂聽人側耳以聳聞
渙號一傳師虞具穆某官高文作古奧學造微著玉杯
繁露之書淵源遠甚繡金匱石室之作譽處翕然肆疇
冊府之英無出儒宗之右鵬搏羊角雖莫量邁往之程
鳳鳴朝陽要先展格心之業諒悉攄於賢韞以入告於
辰猷坐令州縣之民如在祖宗之世君子有所恃小人
有所忌蔚為百辟之儀諫官可盡言宰相可盡行即兼
二者之美

符寶郎

原杜氏通典曰符寶郎周官有典瑞掌節二官掌瑞節
之事瑞節信也典瑞屬春官掌節屬地官秦漢有符節令丞領符璽郎昭帝
幼冲霍光秉政殿中夜驚光召求符璽符璽郎不肯授
光奪之郎按劍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壯之增
秩二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之制又皆
屬焉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
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顏師古曰後漢有符節
符與郡守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
令兩梁冠位次御史中丞別為一臺而符節令一人為
臺率掌符節之事屬少府魏與後漢同晉太始元年省
并蘭臺置符節御史掌其事晉與宋齊蘭臺有主璽令
史以治書侍御史領之梁陳御史臺亦有符節令史後

魏御史臺領符節令符節令領符璽郎中北齊有符節署餘與後魏同符節令一人符璽郎中四人後周有主璽下士掌國璽之藏隋初有符璽局置監二人屬門下省煬帝改監為郎唐因之長慶三年改為符寶郎神龍初復為符璽郎開元初復為符寶郎天寶五年六月敕玉璽既為寶宜為璽書十年正月改傳國璽為承天大寶**增續文獻通考**曰宋無考遼符寶司屬門下省有符寶郎金設符寶郎四員掌御寶及金銀等牌屬殿前都點檢司元初立符寶局後改典瑞監大德十一年改監為院掌寶璽金銀符牌置院使四員同知僉院同僉院判各一員經歷都事各二員照磨兼管勾承發

架閣庫一員所屬小吏有差元董文忠事世祖潛邸及即位置符寶局以文忠為

郎居益近密常呼董八而不名文忠不為容悅隨事獻納中禁事秘外多不聞高睿智耀子也智耀北使攜之以行及卒帝問其子安在近臣以睿見時年十六授符寶郎出入禁闈恭謹詳雅後拜南臺御史中丞務持大體有儒者之風焉明尚寶司即符璽郎也後置尚寶司本司卿一人少卿一人司丞三人恩蔭寄祿無常員監生六人

所職在禁廷守寶璽符牌印章而辨其所用有事請於內既事奉而藏之少卿丞為之貳凡寶十四曰奉天之寶以鎮萬國祀天地

曰皇帝之寶以冊封賜勞曰皇帝信寶以徵召軍旅曰天子之寶以祭享鬼神曰天子行寶以封賜蠻夷曰天子信寶以調發番兵曰制誥之寶以識勅命曰敕命之寶以識敕命曰廣運之寶以識皇選勅勅曰御前之寶以進御座從車駕曰皇帝尊親之寶答賜宗人曰敬天勤民之寶以訓迪有司凡用寶捧寶從寶洗寶與印綬

監俱龍湖文集曰凡寶之用必請命而後發焉天子饗祀郊廟視學籍田勳爵扈從當直則給金牌虎賁巡城則給銅符九門守衛則給銅牌錦衣校入直則給銅魚京官朝參者則給牙牌牌有團花長花長素之別
西垣筆記曰明置各寶皆內尚寶監女官掌之遇用寶則尚寶司以揭帖赴尚寶監尚寶監請旨然後赴內司領取 玉光劍氣集曰每年三月廿九九月廿九為用寶之期先期請出洗滌尚寶太監用大黃絨絛兩手恭捧挂於項尚寶卿以金盆盛水濯之次日乃用閩史曰許穀嘉靖中為尚寶司卿以人言罷歸穀負時名盛年巖居二十年不通一字於政府摺紳至南都造門求見不一報謝曰此鄉前輩里居之法不能變也日以賦咏自娛所得賣文錢投竹筒中客至探取之沽酒酣暢窮日月不倦

增箴符節令箴曰在尊曰璽在卑曰印防不可不審制不可無常如姬竊印晉鄙受殃符臣司節敢告不剛

弘文館

原杜氏通典曰唐武德初置脩文館後改名弘文館神龍初改為昭文二年又改為脩文尋又為昭文開元七年又詔為弘文焉儀鳳中以館中多圖籍未詳正委學士校理自垂拱以來多大臣兼領館中有四部書自貞觀初褚亮檢校館務學士號為館主因為故事每令給事中一人判館事校書二人學士三十人 **增**文獻通考曰宋改為昭文館以弘祖諱大學士一人以宰相充學

設官部 附監項函卷八十七 弘文館

士直學士不常置直館以京朝官充掌經史子集四庫
圖籍脩寫校讐之事判館一人以兩省五品以上充
續文獻通考曰遼不設金改為院同知院校理掌校譯
經史元文宗天曆二年置藝文監所掌與弘文館同領
於翰林院官秩詳本監

典儀 城門郎附

原杜氏通典曰典儀二人唐置周禮秋官有司儀上士
八人中士十六人蓋此典儀之任齊職儀曰東宮殿中
將軍屬官有導客局置典儀錄事一人掌朝會之事梁
有典儀之職未詳何曹之官掌唱警唱奏之事朱服武

冠陳亦有之後魏置典儀監史闕其員及所掌唐初隸
門下省初用人皆輕至貞觀李義府為之是後常用士
人領贊者以知贊唱之節及殿庭版位之次續文
獻通考曰宋無考遼北面敵烈麻都司掌禮儀金無元
世祖至元八年敕元正聖節朝會凡百官表章外國進
獻使臣陛見朝辭禮儀皆隸典儀司明典儀俱屬鴻臚
寺 城門郎 **原**杜氏通典曰周禮地官有司門下大
夫二人上士四人並城門郎之任初漢置城門校尉員
一掌城門屯兵有司馬及丞各一人十二城門候各一
人出從緹騎百二十人緹徒蓋兼監門將軍之職魏因

之晉制銀章青綬絳朝服武冠佩水蒼玉元帝省之宋齊俱以衛尉掌宮城屯兵及管鑰之事梁陳二代依秦漢以光祿卿等掌宮殿門戶亦無城門之職後魏置城門校尉北齊衛尉寺統城門寺置城門校尉二人掌宮殿城門并諸倉庫管鑰之事後周地官府置宮門上士一人下士一人掌皇城十二門之禁令蓋並在其任隋氏門下省統城門局校尉二人煬帝大業三年又隸殿中省十二年又減一人後又改校尉為城門郎置四人又隸門下省唐因之

續

文獻通考曰遼無考金京城門有收支器物使貞祐元年置每城一面設一員五

年南京隨門添設舊有小都監後省十四員戶部辟舉凡十有四門各門有尉有副尉元大都城門尉二員副尉二員掌門禁啓閉管鑰之事二十四年復以六衛親軍參掌凡十有一門每門設官如上隸大都留守明不設前職京城各門置守門千戶所

樞密院總載一

文獻通考曰唐代宗永泰中置內樞密使始以宦者為之初不置司局但有屋三楹貯文書而已其職掌惟承受表奏於內中進呈若人主有所處分則宣付中書門下施行而已後僖昭時楊復恭等欲奪宰相權乃於

堂狀後帖黃指揮公事此其始也後梁革唐世宦官之弊開平元年改樞密院為崇政院命敬翔為使始更用士人其備顧問參謀議于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于外也唐莊宗同光元年復以崇政院為樞密院命宰相郭崇韜兼使又置院使一人權侂宰相矣晉天福中以桑維翰知樞密院事四年廢樞密院開運元年復置以宰相桑維翰兼使周顯德六年范質王溥並參知樞密院事宋朝樞密院與中書對持文武二柄號為二府院在中書之北印有東院西院之文而共為一院但行東院印建隆元年以魏仁浦吳興祚為樞密使趙普為副使

周末闕副使至是始置太平興國四年以石熙載為樞密直學士以簽書院事直學士六人備顧問應對然未常盡除簽書之名始此淳化三年以張遜知院事溫仲舒寇準同知院事同知院之名始此治平中以郭達同簽書院事同簽書之名始此舊制樞密院有使則置副使有知院則置同知如置知院則當為副使者皆改同知若置使則同知復改為副使熙寧元年文彥博呂公弼為使韓絳邵亢為副使時陳升之三至樞府神宗欲稍異其禮乃以為知院於是知院與使副並置矣元豐改官制議者欲廢密院歸兵部神宗不從然以密院聯

職輔弼非出使之名乃定置知院同知院二人餘悉置
職事多所釐正細務分隸六曹專以兵機軍政為職而
契丹國信民兵牧馬猶總領焉中興初有知院同知院
簽樞同簽樞不置樞密使副使紹興七年秦檜首復除
樞使王敏節副之既而張劉二將並除樞密使岳飛副
之合典矣近歲樞使其副止稱同知蓋相承之誤 續
通考曰遼北面北樞密院掌兵機武銓羣牧之政見兵部
凡契丹兵馬皆屬焉以其牙帳居大內帳殿之北故名
北院元好問所謂北衙不理民是也南樞密院掌文銓
部族丁賦之政見吏部凡契丹人民皆屬焉以其牙帳居

大內帳殿之南故名南院元好問所謂南衙不主兵是
也官曰樞密使曰知樞密使事曰知樞密院事曰樞密
副使曰知樞密副使司曰同知樞密使事曰簽書樞密
院事曰都承旨曰副承旨曰林牙曰知院貼黃曰給事
知聖旨頭子事曰掌院頭子曰樞密院敝史曰樞密院
郎君曰樞密院通事曰樞密院掾史其分屬有樞密院
中丞司行軍時有行樞密院南面太祖初置漢兒司太
宗入汴因晉置樞密院掌漢人兵馬之政官曰樞密使
曰知樞密使事曰知樞密院事曰樞密副使曰同知樞
密院事曰知樞密院副使事曰樞密直學士曰樞密都

職官部

尚監項函卷八十七

樞密院總載

承旨曰樞密副承旨曰吏禮房承旨曰兵刑房承旨曰
戶房主事曰廳房主事即工房也金樞密院天輔七年始
置于廣寧府初猶如遼南院之制後則否泰和六年常
改爲元帥府樞密使一員樞密副使一員簽書樞密院
事一員同簽書樞密院事一員後增一員經歷一員都事一
員元知樞密院秩從一品掌天下兵甲機密之務凡
宮禁宿衛邊庭軍翼征討戍守簡閱差遣舉功轉官節
制調度無不由之世祖中統四年置樞密副使二員簽
書樞密事一員至元七年置同知樞密院事一員院判
一員二十八年始置知院一員增院判一員又以中書

平章商量院事成宗大德十年革去議事平章仁宗延
祐四年以分鎮北邊增知院一員五年增同知一員後
定置知院六員從一品同知四員正二品副樞密二員
從二品僉院二員正三品同僉二員正四品院判二員
正五品參議二員正五品至正間復置議事平品二人
添設僉院一人院判一人經歷二員從五品都事四員
正七品承發兼照磨二員正八品架閣庫管勾一員正
九品明不設

樞密院總裁二

曾宥府

機庭

王禹偁制宥密之府總樞機于萬微
翰苑新書曰疏恩宸陛冠位機庭

設官

附錄項函卷八十七

樞密院總裁

三

洪樞 溫省 元祐中趙瞻拜同知樞密院事救曰宜煩

疇妻制朕用禁林之老典溫省之 貼黃 錄白前一見

務甫參籌于帷幄承班秩于室家 號二府 分十

通考 宋史樞密院面得旨者為錄 房制行見前一通考 宋史職官志樞密院舊分四房官

京房曰教閣房曰廣西房曰兵籍房曰民兵房曰吏

房曰知雜房其後又增支馬小吏二房凡房十有二

專命官 獨取旨 宋史元豐五年將改官制議者欲廢

有司故專命官以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 三省始留

進呈三省事退樞密院先同對樞密退待于殿廡三省始留

中故事入對延英兩中尉先降樞密使候旨殿西宰相

奏事畢然後對案前受事 宋制大宴樞密使副不坐侍

立殿上既而退就御廚賜食與閣門引進四方館使列

生廡下親王一人伴食每春秋賜衣門謝則與內諸司

使副班于庭中故朝中語曰廚中賜食階下謝衣蓋樞

密使唐時以內臣為之故常與內使為伍沿革因循不

能釐 印行東院 議開南廳 記常事密院自行至涉

正也 邊事則三省聚 出納密命 翊贊本兵 出納密命以

議謂之開南廳 出納密命 翊贊本兵 出納密命以

佐邦治 又熙寧三年詔曰國家 翊贊本兵 出納密命以

以西樞內輔翊贊本兵任為重矣 同宰相麻 擬中

書帖 唐僖宗乾符六年以李順 翊贊本兵 出納密命以

為樞密使始分領政事不由中書 翊贊本兵 出納密命以

中書之教小事則發頭于擬堂帖也 翊贊本兵 出納密命以

及頭 職為甚難 意實倣古 上下所倚任者名奏事

子 官其目有三一曰承聖旨二曰奏事三曰省院議事

三者之外又有難者曰備顧問如軍馬糧草器械軍帥

樞密使

樞密使

兵之籍則不與樞密兼總兵馬兵籍可知也而兵之符則不在體統相維無有偏失制雖近代而意實倣古

樞密使一

增文獻通考曰五代置樞密使國初因之詳見樞密院門宋朝

建隆二年以樞密副使兵部侍郎趙普為檢校太保充

樞密使不帶正官自普始也又以宣徽北院使李處榮

為南院使兼樞密副使自五代以來凡樞密院官皆文

宗曹利用並為檢校太保開寶元年以曹彬為樞密使

充樞密副使亦不帶正官至道三年以鎮國

領忠武軍節度使帶節度自此始也軍節度曹彬兼侍

中充樞密使彬自太平興國六年以樞密副使石熙載

為戶部尚書充樞密使以文資正官充使自此始也大

中祥符五年以知樞密院王欽若陳堯叟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充樞密使儒臣為樞使兼使相自此始也皇祐

五年制以樞密使高若訥為尚書左丞觀文殿學士兼

翰林侍讀學士同羣牧制置使故事罷樞密使當學士

降麻及若訥罷但令舍人草詞遂以為例元豐官制行

罷使副紹興七年詔樞密本兵之地事權宜重可依故

事置樞密使副使閏月詔宰臣兼使同月詔樞使立班

序立依宰相例乾道五年以虞允文為樞密使立班恩

數並依宰臣 遼金元制詳總載

樞密使二

設官部

尚監類例卷八十七

樞密使

三

增五代史曰郭崇韜拜樞密使是時莊宗軍朝城聞梁方召諸鎮兵欲大舉諸將皆曰唐得鄆州隔河難守不若棄鄆與梁約罷兵毋相攻庶幾以爲後圖莊宗退臥帳中召崇韜問計崇韜曰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爲界誰爲陛下守之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之事也夜渡楊劉從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推功賜崇韜鐵券拜侍中依前樞密使宋史曰魏仁浦字道濟世宗即位授樞密副使從征高平周師不利東偏已潰仁浦勸世宗出陣西殊死戰遂克

之師還拜樞密使故事惟宰相厚賜器幣鞍馬世宗特以賜仁浦又曰曹彬拜樞密使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于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奉入給宗族無餘積又曰王顯授樞密使上謂之曰卿世家本儒少遭亂失學今朕機務無暇博覽羣書能熟軍戒三篇亦可免於面牆矣因取是書賜之東都事略曰杜衍慶曆三年爲樞密使范仲淹出衙門下時爲參知政事數爭事上前衍無愠色而仲淹益敬服之宋史曰王德用字元輔至和元年爲樞密使契丹使耶律防至德用與射於玉津園防曰天

子以公與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將相皆得人矣言行錄曰龐穎公籍為樞密使以近世繕兵之弊多而國用困竭於是大加簡閱揀放為民者六萬餘人減其衣糧之半者二萬人邊儲由是稍蘇焉宋史曰文彥博入為樞密使熙寧二年相陳升之詔彥博朝廷宗臣其令升之位彥博下以稱遇賢之意彥博曰國朝樞密使無位宰相上者臣忝知禮義不敢紊朝著固辭乃止又曰呂公弼進樞密使議者欲併環慶鄜延為一路公弼曰白白草西垣定遠中間相去千里若合為一路猝有緩急何以應又欲下邊臣使議之公弼曰廟堂之上不

處浚而諉邊吏可乎乃止又曰韓世忠在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秦檜收三大將權拜樞密使遂以所積軍儲錢百萬貫米九十萬石酒庫十五歸於國樓攻媿集曰王文定公淮拜樞密使憂邊思職動中機會號令賞罰明審平當上亦稱其毫釐不差宋史曰周必大拜樞密使上諸軍升差籍時點召一二察能否主帥悚激無敢容私創諸軍點試法其在外解發而親閱之池州李忠孝自言正將二人不能開弓乞罷軍上曰此樞使措置之效也又曰或傳大石林牙將加兵于金忽魯大王分據上京邊臣結約憂國必大

皆屏不省勸上持重勿輕動既而所傳果妄以上樞密使
言行錄曰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遂奏轉運乏
軍興太宗怒使付三司亟取之翰及某人首丞相呂端
不敢言樞密副使錢若水爭之請先驗有狀然後行法
上大怒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獨留廷中上既入久
之使人偵視廷中有何人報云有細瘦而長者尚立焉
上出詰之對曰陛下不知臣無狀使得待罪二府臣當
不避死亡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今陛下據
其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鞠驗
事狀明白加誅何晚焉上意解先令責狀 長編曰韓

琦為樞密副使兩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屬中書琦
亦對上陳其實同列尤不悅上獨識之曰韓琦性直
宋史曰孫沔字元規為樞密副使張貴妃薨追冊為皇
后命沔讀冊沔曰陛下若以臣沔讀冊則可以樞密副
使讀冊則不可 言行錄曰歐陽公脩為樞密副使考
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里遠近更為圖籍凡邊
防久闕屯戍者必加蒐補 宋史曰神宗立韓絳拜樞
密副使始請建審官西院掌武臣升朝者以息吏姦
又曰呂公弼拜樞密副使時言事者數與大臣異議去
公弼諫曰諫官御史為陛下耳目執政為股肱股肱耳

設官部

崇寧通志卷八十七

樞密使

三

日必相為用然後身安而元首尊宜考言觀事視其所
以而進退之 言行錄曰呂正獻公公著拜樞密副使
初自河陽入朝都人環觀相謂曰此公還朝百姓之幸
也至是士民相慶既受命出殿門武夫衛卒皆懼忤咨
歎 元史曰張珪弘範之子也命為樞密副使太傅月
兒魯那演言珪尚少姑試以簽書果可大用請俟他日
帝曰是家為國盡死力者三世矣而可吝此耶以上副使

知樞密院一

增文獻通考曰晉天福初桑維翰以翰林學士尚書禮
部侍郎知樞密院事知院之名始此宋初不置淳化二

年樞使王顯出鎮始以張遜知樞密院事知樞密院同
知院並正二品知院掌佐天子執兵政而同知院為之
副凡邊防軍務常與三省分院稟奏事于體要則宰相
執政官合奏神宗正史職官志元豐官制行廢樞密使政和末
鄧革公官至少保猶止為知院焉中興初宰相兼樞密
只兼知院 五代有參知樞密院事詳見樞密院宋朝國初
闕淳化二年王顯出鎮張遜知樞密院事始以溫仲舒
寇準同知院同知之名自此始也元豐官制行廢使副
存同知紹興中高宗以本兵之地事權宜重依祖宗故
事置樞密使而知院同知院亦仍舊由是並除 遼金

元制詳總載

知樞密院二

增東都事略曰李諮為知樞密院事性明達周知世務處劇若閒暇在樞府抑僥倖號為稱職傳信錄曰李綱除知樞密院奏云祖宗之法樞密院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軍諸路帥臣主兵柄各有分寸所以維持軍政萬世不易之法也宋史曰喬行簡進知樞密院事時議御閣不果反驟汰之殿司軍闕行簡以間戮為首者二十餘人眾乃帖息樞密院又曰向敏中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時西北用兵敏中明辯有才略遇事

敏速凡二邊道路斥堠定集之所莫不周知朱子集曰劉忠肅公珙乾道三年擢同知樞密院公以本兵柄於諸將之能否不可以不周知乃自諸管軍統職官下至裨佐日召三數人與語得其材用所宜輒筆識之以待選用宋史曰葉顥字子昂同知樞密院事武臣梁俊彥請稅沙田蘆場帝以問顥對曰沙田乃江濱地田隨沙漲而出沒不常蘆場則臣未之詳也且辛巳軍興蘆場田租並復今沙田不勝其擾上曰誠如卿言是日詔沙田蘆場並罷元史曰伯顏以宋主至上都復拜同知樞密院賜銀鼠青鼠只孫三十襲又曰康里脫

脫同知樞密院察八兒率諸王同附詔特設宴于大庭
脫脫即席陳西北諸藩始終離合之由去逆效順之義
辭旨明暢聽者領服以同知

簽書樞密院一

文獻通考曰宋太平興國四年石熙載以樞密直學
士簽書院事簽書之名自此始也八年張齊賢王沔並
以右諫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端拱元年以內客省使
楊守一為宣徽北院使簽書樞密院事景德三年韓崇
訓為檢校太傅馬知節為檢校太保並簽樞密院事天
禧四年以華州觀察使曹瑋為宣徽北院使鎮國軍留

後簽書樞密院事簽書兼藩鎮自此始也元豐官制行
使副簽書悉罷元祐初復置簽書樞密院事初除皆帶
密直及罷政乃拜端明殿學士靖康初李回首拜延康
殿學士簽書延康今為端明自是遂為故事樞密院
舊無同簽書院事者治平中始以郭達為之簽書大抵
以處資淺之人若簽書一經親祠方進同知及樞密若
武臣權豫國政只除同簽書 遼金元制詳總載

簽書樞密院二

宋史曰王灌除簽書樞密院事上常諭曰樞密臨事
盡公人無間言差除能守法甚善 言行錄曰權邦彥

字朝美紹興間公在樞筦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謂宜乘
機者三又建中興十議 宋史曰胡松年簽書樞密院
事首奏八事立規模以定中興之基振紀綱以尊朝廷
之勢馭將帥使知畏撫士卒使知勸收予奪之柄察毀
譽之言無以小疵棄人才無以虛文廢實效 又曰洪
适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上諭參政錢端禮虞
允文曰三省事與洪适商量東西府始同班奏事 又
曰陸秀夫進簽書樞密院事陳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
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時播越海濱
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 元史曰中統十五年董文

炳請解機務盡力北邊帝曰是不足行也樞密事重以

卿簽書樞密院事

以上簽書
樞密院

春明退朝錄曰太平興

國八年張司空齊賢王公沔並以諫議大夫同簽書樞
密院事 宋史曰韓肖胄琦之曾孫也拜端明殿學士
同簽書樞密院事充通問使入奏曰臣等行或半年不
返命必復有謀宜速進兵不可因臣等在彼而緩之也
至金人知其家世甚重之 以上同
簽書

淵鑑類函卷八十七

設官部

淵鑑類函卷八十七

簽書樞密院

三

至金八味其來也甚重... 同發書... 未也... 八平... 春... 太平...

淵鑑類函卷八十八

設官部二十八

御史臺總載
御史中丞

御史大夫

御史臺總載一

原杜氏通典曰御史之名周官有之蓋掌贊書而授法令非今任也王有命則贊為之辭寫其理戰國時亦有

御史秦趙澠池之會各命書其事又淳于髡謂齊王曰御史在前則皆記事之職也至秦漢為糾察之任秦以

監郡漢初叔孫通新定禮儀以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而去是也所居之署漢謂之御史府亦謂之御史大夫寺漢御史大夫寺在大司馬門內無塾其門署用梓板

不腹色題曰御史大夫寺亦謂之憲臺成帝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

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

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後

果廢御史大夫為大司空是其徵也後漢以來謂之御

史臺亦謂之蘭臺寺顏師古曰官曹通名為寺後漢趙

卿又應劭漢官儀曰廷尉案責上御史臺後漢蔡

邕以待御史轉侍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遷三臺

梁及後魏北齊或謂之南臺北齊王高澄用崔暹為御

丞謂之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臺後魏之制有公事百官朝

會名簿自尚書令簿以下悉送南臺後魏臨洮王舉哀

元順不肯送名又不送簿中尉舉彈之順奏曰尚書百

揆之本令僕納言之責不宜下隸中尉送名御史詔許

之後元子思為御史中尉朝臺移尚書索應朝名帳

尚書郎裴獻伯移注云按蔡氏漢儀御史中尉逢臺郎

於復道中尉下避執板郎中車上舉手禮之以此而言

明非敵體子思奏曰臣按漢書御史中丞為獨坐又按

魏書崔琰傳曰既為中丞百僚震恐則中丞不揖省郎

亦已久矣憲臺不屬都坐亦非今日又按孝文帝職令

朝會失時則御史彈之若不送名到否何驗獻伯等亂

舊格以間尋後周曰司憲屬秋官府隋及唐皆曰御史

從子思奏

臺龍朔二年改為憲臺咸亨元年復舊門北闕主陰殺

也按北齊楊楞伽鄴都故事云御史臺在宮闕西南其

北門北開取冬殺之義斯事久矣今東都臺門所以不

改司經局為桂坊置司直為東宮之憲府亦開北門以

象御史臺其例明矣或云隋初移長安城造御史臺時

以兵部尚書李圓通檢校御史大夫欲於尚書省近故

設官部

御臺臺總載

卷八十八

二

受訴訟有通詞狀者立於臺門候御史御史竟往門外
收採如可彈者畧其姓名皆云風聞訪知永徽中崔義
元為大夫始定受事御史人知一其鞫案禁繫則委之
大理貞觀末御史中丞李乾祐以囚自大理來往滋其
姦故又案事入法多為大理所反乃奏於臺中置東西
二獄以自繫劾開元中大夫崔隱甫復奏罷之其後罕
有風聞彈舉之事多受詞訟推覆理盡然後彈之將有
彈奏則先牒監門禁止勿許其入按宋書云二臺劾奏
符光祿加禁止不得
入殿省是其先武后時改御史臺為肅政臺凡置左右
肅政二臺別置大夫中丞各一人侍御史殿中監察各
二十人又置肅政臺使六人受俸於
本官諸略與御史同尋罷之左以察朝廷右以

澄郡縣時議以右多名流左多寒刻其遷登南省者右
殆倍焉以其不陵朝貴故也二臺迭相糾正而左加敬
憚龍朔以後去肅政之名但為左右御史臺初置兩臺
每年春秋
發使春曰風谷秋曰廉察令地官尚書掌乃實為條例
刪定為四十八條以察州縣自載初以後奉敕乃巡不
每年出使也睿宗即位詔二臺並察京師資位既等競為彈
糾百僚被察殆不堪命太極元年以尚書省悉隸左臺
月餘右臺復請分館尚書西行事左臺大夫竇懷貞乃
表請依貞觀故事遂廢右臺而本御史臺官復舊廢臺
之官並隸焉其左臺本御史臺也又別置右臺右臺地
即今太僕寺是也本隋長秋監地武后改
為司宮臺移於街北遂以其地置右臺右臺既廢
以其地為御史臺使院開元八年移太僕寺於此大夫
設官部
開監領約卷八十八
御史臺總載
三

一人中丞二人侍御史四人殿中侍御史六人監察御史十人主簿一人內供奉裏行者各如正員之半太宗朝始有裏行之名真宗時方置內供奉及裏行官皆非正官也開元初又置御史裏使及侍御史裏使殿中裏使監察裏使等官並無定員議與裏行同穆思恭元光謙呂太一翟章並為裏使尋省建中三年九月御史臺請置推官二人常與本推其臺憲故事官資輕重則杜易簡御史同推覆奉敕依韓琬注記詳焉杜易簡撰御史雜法四卷韓琬撰御史臺記十二卷增文獻通考曰宋仍唐制設御史大夫無正員止為兼官中丞除正員外或帶他官者尚書則曰某官兼御史中丞丞郎則曰御史中丞兼某官給事中諫議則曰某官權御史中丞事次有知雜御史一員副中丞判臺事其屬有三

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舊制三院多出外任風憲之職用他官領之太平興國三年以張吳為監察御史正名舉職自此始也唐制御史不專言職至天禧中始置言事御史唐朝有御史裏行至景祐中始置以處御史之官卑者唐儀臺案有六監司元豐三年李定請復六察於是以御史專領六察元豐三年御史臺言請以吏部及審官東西院二班院隸刑部三司及司農事隸戶部太常寺隸禮部少府將作等隸其後大正官名不除大夫檢校官帶憲銜者亦除去自國初至元豐中檢校官多帶憲銜有檢校御史大夫者至是亦罷之以中丞為

設官部 附監領 卷八十八 御史臺總載 四

長知雜御史為侍御史言事官為殿中侍御史六察官
為監察御史舊以中丞兼檢理使殿中侍御史兼左右
巡使左右巡使分糾不如法者文官違監察御史兼監
察使至是使名悉罷容齋洪氏隨筆曰嘉祐六年司馬
立宗室為繼嗣對畢詣中書畧為宰相韓公言其旨韓
公攝饗明堂殿中侍御史陳洙監祭公問洙聞殿院與
司馬合人甚熟近日曾聞其上殿言何事洙答以彼此
臺諫官不相往來不知言何事此殿言何事洙答以彼此
詳然則國朝故實臺諫官元不相見故趙清獻公為御
史論陳恭公而范蜀公以諫官與之爭元祐中諫官劉器
兩省官相往來鮮于子駿乞罷此禁元以下皆以無章疏
罷黜靖康時諫議大夫馮解論時政失當為侍御史李
光所駁今兩省合為一府居同門出同幕與故事異
又曰臺諫不相見已書於續筆中其分職不同各自有
故實元豐中趙彥若為諫議大夫論大臣不以道德承

聖化而專任小數與羣有司校計短長失其瞻體因言
門下侍郎章子厚左丞王安禮不宜處位神宗以彥若
侵御史論事左轉秘書監蓋許其論議而責其彈擊為
非也元祐初孫覺為諫議大夫是時諫官御史論事有
分限未便得越職奏陳然唐六典及天禧詔書凡發令造
事紀綱諫官掌規諫諷諭凡朝政闕失大臣至百官任
非其人朝制大率重諫官而薄御史中丞溫造道遇左補
闕李虞惠不避捕從者笞辱左拾遺舒元褒等建言故
事供奉官惟宰相外無屈避造棄釐典禮辱天子侍臣
遺補雖卑侍臣也中丞承高法使也侍臣見陵法吏自
志請得論罪乃詔臺官供奉官共道路聽先後行相
值則揖然則居此二雜職者在唐日了不相謀云
興前又有三京留司御史臺管勾臺事各一人以朝官
以上充掌拜表行香糾舉違失石林葉氏曰兩京留臺
臺舊為前執政重臣休老養疾之地故例不事享祐
間吳正肅公為西京留臺獨舉其職時張堯佐以宣徽

設官部

御史臺職

御史臺職

五

使知河南府郡政不當有訴於臺者正肅即為移文詰
之堯佐惶恐奉行不敢與其後司馬溫公熙寧元豐間
相繼為者十七年雖不其預府事然亦守其法令甚嚴
如國忌行香等班列有不肅亦必細治自創置官觀後
重臣不復為率用常調庶官比宮觀給使請俸差優爾
既但以此為恩故來者奔走府廷殆與屬吏無異矣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有御史臺太宗會同元年置
其官曰御史大夫曰御史中丞曰侍御史金御史臺置
御史大夫掌糾察朝儀彈劾官邪勸諭官府公事凡內
外刑獄所屬理斷不當有陳訴者付臺治之御史中丞
一員侍御史二員掌奏事判臺事治書侍御史二員每
遇朝對立於龍墀之下專劾朝者儀矩監察御史十二
員掌糾察內外非違刷磨諸司宗帳并監祭禮及出使

之事典事二員登聞鼓院隸焉元初制御御史臺掌糾察
百官善惡政治得失皇慶後定置御史大夫二員經歷
一員都事二員照磨一員承發管勾兼獄丞一員趙天麟
策請更定憲臺品秩策畧曰方今御史臺官內有監察
院以隸之外有廉訪司以承之所以儆肅百僚風憲萬
姓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御史之職非天子視聽之官
而何哉是以霜簡驚車柏林石室昭其清也授以立秋
象以熒惑昭其嚴也鷹擊之諭牙冠之服昭其威也于
步清道王公遜避昭其重也中書門下並為三司昭其
貴也五者備矣然後能觸彼邪彰善彈惡使雄奸巨
蠱將不治而自息矣今國家令御史臺凡百官之非違
諸司之案牘朝會祭祀之事理斷失宜之類以至於該
載不盡應合馬擅政於前桑哥弄權於後雖牛馬走亦
矣然阿合馬擅政於前桑哥弄權於後雖牛馬走亦不
側耳而憎也而臺官以下察院之屬閉口吞聲見如不
見宴居高坐聞若不聞此由省府之職秩懸隔而不敢
設官部

抗衡故也伏望陛下厲憲臺之風采崇其品秩委任而禮貌之使專糾行臺內臺之不如法者則邪佞難蔽而中外永清矣至元十九年十一月敕御史臺得選用御史中丞崔彧言國政得失生民休戚百官邪正雖王公將相亦宜糾察今惟御史有言臣以為臺官皆當建白又選用臺察若由中書必有偏徇合從本臺擇選御史初用漢人十六員今用蒙古十六員相參巡歷從之至正三年三月詔作新風憲在內之官有不法者監察御史劾之在外之官有不法者行臺監察御史劾之歲以八月終出巡次年四月中還司明太祖吳元年設御史臺左右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又有侍御史治書侍御史殿中

侍御史及經歷都事照磨管勾監察御史譯事引進使

洪武十年七月詔遣監察御史巡按州縣十三年罷御

史臺十五年改都察院設監察都御史八人以秀才李原明詹徽等為監察御史又

分設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廣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陝

西湖廣山西十二道監察御史鑄監察御史印文曰繩愆糾繆十七年

陞正二品定設都御史一人副都御史左右各一人僉

都御史左右各一人經歷一人都事一人十二道各設

監察御史以詹徽為左都御史建文元年罷左右都御史設都御

史一人副僉都御史各一人二年改為御史府設御史

大夫革十二道置察院一御史二十八人改諸御史為

拾遺補闕靖難後復故其北平貴州交趾雲南改置如
刑部監生二百五十人吏三百三十二人左右都御史
掌風紀副僉都御史爲之貳凡大臣奸邪小人構黨作
威福亂朝政則劾凡百官猥冒貪冒則劾凡學術不正
上書陳言變亂成憲希求進用或才德無聞挺身自拔
則劾以憲綱督察御史凡監察御史出巡復命覈其
稱職不稱職聞上凡考察內外百官會於吏部選用風
憲亦如之凡讞罪囚鞠大獄會於外朝若京畿道凡有
冤抑與雪理凡制訊囚徒會刑部大理寺凡畿省死刑
讞平奏上凡敕差者各奉敕行事大抵內地專職拊循

邊鎮軍務爲重其有事暫設者事畢而罷即遣尚書侍
郎必兼都御史經歷都事典出入文移敘差御史司務
典參謁受事照磨檢校典磨勘卷宗十三道監察御史
有分道無專官一人常兼數道河南道獨掌內外官考
察之事十二道各奉其職監察內外百司糾劾官邪凡
差在內京畿道刷卷及巡視京營提學巡倉巡庫巡視
光祿巡青恤軍監課在外巡按清軍刷卷巡鹽巡河巡
關巡茶印馬屯田捕盜盤糧勘事征行則監軍紀功各
以其事審功而糾過凡差三等點差上二人奏差上一
人劄差不請上諸差巡按爲要凡朝會糾儀祭祀監理

凡政令得失軍民利病得直言凡出巡得舉劾諸司官
 凡罪囚巡按審錄有故出入理辯之凡獄敕下臺推按
 奏上常獄擬罪移評大理寺不當再訊三訊至於五六
 訊必允乃已凡有大政集闕廷預議焉按明初制一循
 元舊當是時左
 右大夫湯和鄧愈數膺斧鉞寄外而出而中丞劉基章溢
 理臺事其後汪廣洋陳寧輩俱遷大夫洪武十三年胡
 惟庸事發而御史臺僅設左右中丞侍御史而已十四
 年始改為都察院然僅正七品其官有御史而無都御
 史十六年仍為正三品明年為正二品於是定設左右
 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少監都御史
 正四品職糾劾官邪申辯冤抑而御史分爲十三道御
 史巡按以至他公委出則奏請還則考覈然御史獨不
 係都察院以示得相糾察之意何孟春曰高皇帝稽
 古定制改前代御史大夫中丞為都御史臺為察院是
 以察而統公署之號也以監察御史分設十三道革去
 侍御史殿中侍御諸名銜而糾劾巡按按照刷問擬之任

一切責之監察是以察而統為憲臣之號也御史從前
 代重矣監察之尤重未有如我朝者也任是職者欲無
 負朝廷耳目之所寄則凡事無不當察官吏之賢否察
 之得為之激揚兵民之利病察之得為之興除風俗之
 美惡察之得為之移易刑賞之輕重察之得為之勤沮
 變故之隱伏獄訟之冤抑察之得為之消弭清雪察事
 之中又皆得言事焉

御史臺總載二

增晉書曰傅元天性峻急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
 不寐待旦於是貴遊懼伏臺閣生風唐會要曰大中
 元年御史臺奏伏以御史臺臨制百司糾繩不法若事
 簡則風憲自肅事煩則紀綱轉輕又曰大中三年中
 丞魏謩兼判戶部謩奏曰御史臺紀綱之地不宜與泉

設官部

御史臺總載卷八十八

御史臺總載

九

貨雜處乞罷綜戶部事從之 元微之行高允恭制曰
御史府不以一職名官蓋總察羣司典司衆政耳 唐
國史補曰御史故事大朝會則監察押班常參則殿中
知班入閣則侍御監奏含元殿最遠用八品宣政殿其
次用七品紫宸殿最近用六品殿中得立五花磚衣綠
衣用紫案褥之類號爲七貴 元微之行裴注制曰秦
漢以降御史府莫不用剛果勁正之士以維持紀綱季
代而還埋輪破柱之徒絕不復出 唐百官制曰凡冤
而無告者三司詰之大事奏裁小事專達三司謂御史
大夫中書門下也 韓臯傳曰臯常有所陳必於紫宸

殿對百僚而請未嘗詣延英便殿曰御史天下之持平
也摧剛直枉惟在外廷公共言之柰何請詣便殿避人
私語 宋會要曰皇祐三年仁宗宣諭宰臣曰諫官御
史必用忠厚純直通世務明治體之人以革浮薄之習
自是詔舉御史必載帝語降敕 言行錄曰傅堯俞爲
御史諫官四年所上百六十餘章多觸忌諱詆權倖名
重朝廷而風節凜然聞於天下 又曰王素字仲儀旣
陞臺憲風力愈勁常與同列奏事上前事有不合衆皆
引去素方論列是非俟得旨乃退帝因歎曰真御史也
議者目爲獨擊鷲 又曰治平中執政恃權以沮言者

凡臺諫官入言輒以進呈訖寢之時謂之訖了臺吏亦
爲之沮報每白御史言某事又訖了也 又曰英宗新
即位任事者益專凡臺諫官言事一切不聽或盡逐臺
官不留一人京師爲之語曰絕市無臺官 續文獻通
考曰元立憲臺時阿合馬曰庶務責成各路錢穀付之
轉運必繩治之事何由辦廉希憲曰立臺察內則彈劾
奸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事無大於此
者阿合馬語塞乃止 又曰至元十六年詔議省臺事
宜董文用曰御史臺譬如卧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爲
虎虛名僅存紀綱猶不振一旦摧抑之則風采蕭然無

復望矣 先是阿合馬奏自今御史臺非白於省毋得擅召倉庫吏故有是議 元史列傳

曰秦起宗仁宗朝拜中臺御史劾中丞和尚受人婦人
賤買縣官屋不報起宗從臺官入見跪辭久之敕令起
起宗不起會日暮出明日立太子有赦起宗又奏不罪
和尚無以正國法和尚服辜帝曰爲御史當如是矣
明通紀曰洪武十三年命李善長理御史臺事法行人
守廷中一時稱平 名臣記曰劉子輔廬陵人以太學
生爲御史持身謹行儉約如布衣用法公平不見喜怒
又曰姑蘇陳祚宣德時起爲御史疏請帝讀大學衍
義帝怒曰蠻啗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作皇帝乎

并逮其妻子族人下詔獄五年出獄復發遼府不法事
又下獄出又劾法司亂成法吳寬曰陳御史忠義之心
剛大之氣踣而復奮幾死不悔天下想望其風采云
續文獻通考曰明宣德中都御史邵玘常奉命考察御
史黜其不肖者二十餘人人服其公明與顧佐齊聲價
都御史陳瑛劉觀誅後人效尤成風賊穢狼籍至玘憲
臺為之一清 吾學編曰林鶚太平人景泰進士初為
御史時言官得志輒妄言捃撫中傷人益交結橫甚鶚
獨持大體略細故 又曰陳選字士賢臨海人天順進
士為御史成化初疏救羅倫論大學士李賢奪情非禮

綱常偉議倫不宜謫劾學士倪謙錢溥干進又劾尚書
馬昂諸大臣不職巡江西貪殘吏望風引去 又曰王
獻芝嘉靖中為御史王寅曰獻芝乘驄京國風采凜然
折節憐才心如不及

御史臺總載三

八印 五院 唐臺儀曰臺印隨從印左巡印右巡印
新書曰自唐初來歷五院者惟二人李朝隱張
延賞五院謂監察殿中侍御史中丞大夫也
鷺車 唐會要曰肅宗乾道二年制御史臺欲彈事不
須進狀仍服牙冠
鐵肝 唐臺儀曰舊制御史以鷺
羽飾車以白鷺見泉中
霜氣 東坡贈錢顛詩
魚象御史察隱微之罪
作肝霜風卷地不知寒
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
掌刑法 正班序

御史臺總載

唐百官志曰御史臺大夫一人中丞三人掌以刑法典章糾正百官之罪又曰御史臺御史大夫一人朝會則率其屬正百官之班序

六典曰高宗武后之際當時大獄以尚書御史臺大理寺雜按謂之三司

節東坡詩曰白簡威猶凜青霜威埽地風憲收聲

內榮獨坐外總百僚孫樵記出綸西掖秉憲南床擢從烏府置在赤墀露効滋多霜威增重

風霜凌厲山岳動搖犀角豐盈豸冠莪聳柏寺圖書之府蘭臺章奏之庭踰鮑宣之載入類胡廣之三登總憲度於朝端植風聲於天下戴黑豸以揚威鳴絳騶而執憲薛宣之明習文

法周處之震肅權豪並晏公類要宣正殿之衣冠肅重

抨彈之寄觀象門之步武益尊糾察之權鳳干切而覽德適逢可言之秋豸一角而觸邪特立正色之地俱翰苑新書

御史臺總裁四

曾朝長唐植傳曰臺制三院象以熒惑詳御史大夫官

皆顯秩合璧事類曰御史府自中執糾慝繩違奏彈

制曰御史之職邦憲是司舉直錯枉不避親讐糾慝繩違務從公正如聞借過不即彈射將何以寄之鷹隼用

疏曰御史得南臺一御史南臺新書曰貞元中仕進

出入天禁南臺惟

設官部南臺總裁

史御 準繩之司 白集行薛存誠制曰執憲準繩 指佞
觸邪 唐太和敕曰憲官 朝廷綱紀 魏謩傳曰御史臺
則朝廷理朝廷 人君耳目 史人君耳目 授以立
理則天下治 漢家授御史多 皆為要劇 宋會
秋杜牧之集曰風霜始嚴 鷹隼擊 皆為要劇 宋會
國九年詔曰御史府憲命 擊彊 推枯食藥不知苦
所係凡在官僚皆為要劇 擊彊 推枯食藥不知苦
降威 又曰御史霜降 敢言稱職 順初為御史印馬畿
內民羣訴曹石二凶奪民田若干頃瑄初為御史印馬畿
寵擅權帝喜瑄敢言稱職命吏部記瑄名且大用 高
明能御史 又曰高明貴溪人天順四年為御史同官趙
實草疏劾御史寇深言累年奏牘皆屬高明 長齋御
乞貸明過帝怒亦解願喜明曰高明能御史 長齋御
史 吾學編曰朱裳少勵清節貧困裕如也躬自
史 歎汲為御史寒約如故人稱為長齋御史

御史臺總裁五

記宋曾肇重脩御史臺記曰恭惟神宗皇帝受命承
序十有九年建立經常皆應古義好惡無私賞罰不僭
而綱紀是張宮室勿營池籞苟完而府寺是崇故能垂
精風憲之司以啓後嗣之意二聖恭已開闢言路耳目
之地寵遇莫抗故能新是棟宇以成前人之志是宜著
在文字刻之金石垂休無窮雖然臣常聞之責人非難
責已惟難御史責人者也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
失其職天下之有敗法亂紀服讒蒐慝者御史皆得以
責之然則御史獨無責乎哉居其位有所不知知之有

設官部 尚監頁為卷八十八 御史臺總裁 十四

所不言言之有所不行行之而君子病焉小人幸焉此御史之責也御史雖不自責天下得以責之惟其不難於責已則施於責人能稱其任矣能稱其任然後危冠盛服崇墉峻宇游焉息焉可以無媿苟異於是得無餒於中哉故不自揆輒因承詔誦其所聞以告在位者使有以仰稱列聖褒大崇顯之意焉 陳賈御史臺廳壁記曰宋朝三院御史皆得論政事糾官邪元豐紹聖著於甲令其用峻故其選精一時列職其間悉由天子親擢太上中興大明國是耳目所寄必惟其人紹興更化詔除公正之士以革締交合黨之風已而又降札書刊

元豐手詔於臺院蓋欲遵用忠純體國之人以成篤厚之政先後丁寧昭若日月龍蛇飛動琬琰光輝聖意相傳家法不改實我宋維持紀綱之盛事凡職於此者宜有考焉 又御史臺石柱題名記曰噫世移鳥紀俗變鶉居萬法懸而有為五刑設而並用御史之職誰能廢焉所以防僭濫而窒奸邪也洎乎晉改天邑梁為帝都霜臺凜然不易舊制我國家法有一定政無多門羣官競脩百吏端肅中執憲劉公時憚直氣朝推正人軌物用長作事圖遠自建隆之后或假秩外任或執法在廷悉刊堅珉永示來葉

唐張良器烏臺賦曰士有利於鴻漸者觀乎憲臺
降太液通蓬萊風威四驚霜氣傍摧地疏曹而獨秀居
對禁而分開提綱必理舉職惟才門凌晨而多出樹夕
陽而烏來巖城岑寂靈臺蹙產直狀臨而逾明偽迹投
而遽剗故座有彝法門無濫板理從擾而庭幽事雖繁
而人簡及夫貪吏無厭豪宗不戒酷奮黔俗洪威桎械
是司也故以矜遠聲嗟長喟奉絲綸以覈察騰錦車而
遙屆則跋扈顏沮強梁志憊望驄馬而踟躕仰繡衣而
下拜是知上能贊聖下足安凡顧眄而朝班已肅摧彈
而邦度增嚴庶究厥能請循其始官則秦置臺從漢起

或掌方書或稱柱史朱何以忠雅標懿柏陳以剛直著
美上封則起於鄭均埋輪則遠聞張紀虞詡之人方側
目暴勝之名兼直指皆玉秀珠明鷹瞬鷲視既幹時而
助化亦圖國而遠恥莫不才挾主以成功主因才而共
理唐纘玉葉蓋臣惟哲法省羸劉臺兼員薛昂涼階宇
奮迅霜雪耿獨坐而情維邈羣司而位絕豈徒以聳動
僚案逡巡朝列儻吾道之將行庶從茲而振節
增歲明宣宗都察院箴曰歷代建官皆有御史任之其
目委以綱紀糾違繩愆激濁揚清用獻嘉言惟直與明
祖宗之制有長有貳其下之屬凡十有四敷達民隱舉

洪金類曰卷八十八
察官邪必究大體毋尅毋頗必由中道毋過不及毋以
賄遷毋以勢懼敦仁之存篤義之行冰霜之清松柏之
貞凡爾憲臣敬慎以勗庶幾朝政資爾以肅媿媿緘默
徒取充位職是用弛國則何賴必端諸心必脩諸已庶
懋爾績庶輔予理

理疏唐李嶠疏曰御史出持霜簡入奏天闕其於勵已
自脩奉職存憲比於他吏可相百也若其按劾姦邪糾
謫欺隱比於他吏可相十也陛下試用臣言妙擇賢能
委之心齋假溫言以制之陳賞罰以勸之則莫不盡力
而效死矣

御史大夫一

原杜氏通典曰御史大夫秦官侍御史之率漢因之位

次上卿銀印青綬掌副丞相故事選郡守相高第為御

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漢舊儀拜御史大夫為丞相左

綬拜御史大夫二千石贊左右郎將印綬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大司空成帝

石贊左右郎將印綬金印紫綬秩比丞相御史大夫為丞相

帝建平二年朱博奏請罷大司空以御史大夫為百僚

帥帝從之遂復為御史大夫皆宰相之任事詳宰相篇元壽

二年復為大司空補給為御史大夫請無奏太后

儒故奪凡為御史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

其政設官部 御史大夫

故物無也故事也言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見史記
為御史大夫守數年不得匡衡後漢初廢御史大夫更
居之未滿歲而丞相死即代之始
至長安以張純視御史大夫從封禪禮畢罷至建安
十三年罷三公官始復置之以鄒慮居焉為華歆亦
不領
中丞置長史一人魏黃初二年又改御史大夫為司空
末年復有大夫而吳有左右焉晉書曰魏以司空何曾
密孟宗為左右御史大夫晉初省之此皆為三公非
今御史大夫也後代或置大夫皆中丞之互名非漢舊
大夫亞於三公頗似漢制也初學記曰案御史秦官
大夫率領也曰應劭曰周官宗伯之屬有御史掌贊書注
曰御侍也進也戰國以為糾察之官兼典

史官秦趙會澠池各領御史漢因之成帝改曰大司空
監察御史置大夫以領之漢書曰何武建言依古置三公官改御史大夫為
大司空改丞相為大司徒與大司馬為三公也獻帝
時魏武為魏王復置大夫魏文黃初初復省置之歷晉
宋之後咸因之並以中丞為臺主已上並見漢
復置大夫五代史百官志曰隋室唐朝因之龍朔二年
改大夫為大司憲咸亨初復舊文獻通考曰唐制
大夫一人正三品其屬有三院臺見御史大事奏裁小事
專達凡有彈劾御史以白大夫大事以方幅小事署名
而已韋思謙為御史大夫性褻謬顏色莊重不可犯見
承嘉常召諸御史責曰近日御史言事不御史大夫禮乎
設官部
尚監類函卷八十八
御史大夫

蕭至忠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
得自彈事若先白大夫而許則彈大夫者不知白誰也
宋不除大夫以中丞為臺長自宋初置元豐中檢校官
多帶憲銜有檢校御史大
夫者官制元豐更官制神宗欲以司馬光為之宰相蔡
確王珪以為不可遂止卒不除人續文獻通考曰遼
金御史臺並有大夫詳總載金海陵天德三年謂御
史大夫趙賢德曰汝等多徇私情
未聞彈劾朕甚不取自今百官元御史臺皇慶後定置
有不法者必當舉劾無憚權貴
御史大夫二員元年正月敕振舉臺綱帝諭御史大夫
塔思不花曰凡大臣不法卿等劾奏毋
避朕自明初設左右御史大夫以湯和鄧
愈為之
洪武十三年
罷詳總載

御史大夫二

漢書曰倪寬為御史大夫以稱意任職故久無所規
諫官屬易之冊府元龜曰漢蕭望之為御史大夫除
薛廣德為屬數與論議器之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
行條宜於
本朝任職為博士論石渠又曰張忠為御史大夫署
穎川孫寶為主簿上書薦寶經明質直宜備近臣為議
郎諫大夫又曰孔光為御史大夫舉東平王太傅師
丹議論深博廉正守道徵入為光祿大夫又曰貢禹
為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
又曰隋張衡為御史大夫煬帝欲大汾陽宮令衡與
紀弘整具圖奏之衡承間進諫曰比年勞役繁多百姓

設官部

尚書通志卷八十八

御史大夫

二

疲弊伏願留神稍加節損帝意甚不平後常目衡謂侍
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也又曰唐杜
淹爲御史大夫判吏部尚書參議朝政當塗用事法令
明肅爲人所稱孔帖曰劉仁軌常爲御史袁異式所
劾及拜大司憲異式尚在臺不自安因醉以情自解仁
軌持觴曰所不與公者有如此觴後旣執政薦爲司元
大夫又曰韓思復遷御史大夫性恬淡不喜爲繩察
又曰蘇珣進肅政臺御史大夫后營大像白司馬坂
糜用億計珣上疏切諫見納唐書曰肅宗幸靈武李
峴應召至行在拜扶風郡太守兼御史大夫旣收京師

元宗還京峴兄恒自蜀至又兼御史大夫兄弟俱判臺
事自國初以來兄弟並拜大夫未有其比士庶皆賦美
之又曰崔縱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數奏李懷光剛
愎反覆宜陰備之及幸梁州左右或短之曰縱素善懷
光必不來矣帝曰他人不知縱吾可保不數日縱至拜
御史大夫冊府元龜曰顏真卿肅宗在靈武時爲御
史大夫洎鑿輿將復宮闕遣左司郎中李選先行陳告
宗廟之禮有司撰祝文稱嗣皇帝真卿爲禮儀使謂崔
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中旨宣勞以爲名儒
達識又曰韋陟至德中爲御史大夫時右拾遺杜甫

上表論房瑄尚有大臣度真宰相器聖朝不容詞旨迂誕帝令崔光遠與陟及顏真卿同訊之陟入言甫所陳謹言論房瑄被黜不失諫臣大體帝由此益疏之孔帖曰崔渙遷御史大夫元載輔政與中官董秀盤結固寵渙疾之因進見慨然論元載奸邪帝默然又曰李栖筠元載當國恣橫代宗不能堪陰引剛鯁大臣自助拜栖筠為大夫始栖筠見帝敷奏明辯不阿附帝心善之故制麻自中授朝廷莫知也又曰故事賜百官宴曲江教坊倡顛雜侍栖筠以任國風憲獨不往臺遂以為法又曰李絳遷御史大夫穆宗數遊畋絳率其屬

叩延英切諫不納又曰薛苹加御史大夫所居守法度務在安人治身殼薄所衣綠袍更十年至緋衣乃易又曰李景讓大中中進御史大夫甫視事即劾免侍御史孫玉汝等威肅當朝為大夫三月會宣宗擇相盡書當選者之名置器中默禱憲宗前射取之而景讓名不與世謂除大夫百日不得為相而有他官相者謂之辱臺景讓不平見宰相自陳考深當代即拜西川節度使旬致仕五代後唐史曰天成元年六月以李琪為御史大夫自後不復除元史列傳曰相威至元十四年召拜江南諸道行臺御史大夫奏曰陛下以臣為耳

目臣以監察御史按察使爲耳目倘非其人是人之耳目先自閉塞下情何由上達帝嘉之命御史臺清其選又曰星吉至治中爲江南行臺御史大夫時承平日久内外方以觀望爲政星吉獨特風裁御史行部必敕厲而遣之湖東三寶住儒者也性廉介所至搏擊貪猾無所貸御史有以私請者拒不納則誣以事劾之章至星吉怒曰若人之廉孰不知之乃敢爲是言耶即奏杖御史而白其誣又曰太平字允中姓賀氏名惟一至正六年拜御史大夫故事臺端非國姓不以授太平固辭詔特賜姓蒙古而改其名又曰亦憐真班性剛正

動有禮法拜御史大夫盡選中外廉能之官置諸風憲一時號稱得人吾學編曰軒輓天順初召爲左都御史嚴毅遇人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屏居一室撤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鼓嚴出行禮畢竟御肩輿歸僚儕聞輓來輓避去不樂與輓處又曰馬文升字負圖鈞州人弘治元年入臺爲左都御史是春帝籍田雜劇出狎語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聰即斥去二御史糾儀下獄文升言即位之初不宜輒罪言官遂得釋

御史大夫三

憲臺 法冠 謝靈運晉書曰漢官尚書為中臺御史

臺主中丞是也 猶置以丞為 火精 霜簡 陰謀秘

法曰熒惑火之精 御史之象主禁令刑罰收捕糾正

崔篆御史儀曰簡上霜凝筆端風起漢書孫寶謂侯正

曰今鷹隼始擊 副相 次卿 並詳 青綬 蒼佩 漢

以成嚴霜之威 賜金 弄印 又曰薛廣德為

銀印青綬佩水蒼玉 亞相 憲臺 柏臺 烏府 白

車馬 下詳後注 唐高宗改三省為三臺故

南臺 北門 呼御史臺為南臺趙璘之因話錄武

后朝有左右肅政之號當時亦謂左臺右臺宋朝李建

中為分司西京留司御史世以西臺目之 下詳總載

一 盛門 高位 京兆及兼御史中丞並節制劔南又

與子昇俱兼大夫蜀人推為盛門 又曰唐韋挺拜御

史大夫太宗謂曰卿此拜獨朕意左右大臣無為卿地

者挺謝曰臣為劣不足以辱高位且臣非勲舊而

超處藩邸故僚之上願後臣以勸立功者上不許

法律 理冤滯 大時僧慧範特太平公主權勢奪民

郵肆謙光將加彈奏或請寢之謙光曰憲 振綱紀

折豪強 可都御學編曰高明天順四年帝謂寇深曰高明

貪殘吏 折豪強 植貧弱禁私驛止妄工南圻肅然

侍御之率 刀筆之吏 作柏梁臺詔羣臣二千石有

能為七言者乃得上坐御史 無以易堯 莫敢難錯

大夫曰刀筆之吏臣執之 是代君位昌曰君之吏趙堯

漢書曰齊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吏趙堯

年雖少奇士也君其必異之 是代君位昌曰君之吏趙堯

吏安能至是及昌相補高祖 以御史大夫印弄之誰可

嬰有隙諸侯 奏去副封 涕對具獄 漢雜記曰故事
皆疾錯也 尚書者先發一 副封有不善屏去不奏魏相
一曰副領大夫奏去副封以防擁蔽不可者不得已而為之
為御史大夫具獄事可者却之不可者亦罷為御史大夫
泣而謝之其愛人若此年老請免天子亦罷為御史大夫
祿歸老 請造白金 願罷滄海 又曰張湯為御史大夫
於家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 又曰公孫弘為御史
五銖錢時又東置滄海北置朔方之郡 弘諫以為罷
史大夫奉無用之地願罷 飾詐釣名 舞文輔法 曰又
滄海專奉朔方之許之 罷 飾詐釣名 舞文輔法 曰又
汲黯謂上曰公孫弘位在三公俸祿甚多然為布被此
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以下無差誠飾詐以釣
名今臣又曰張湯為御史大夫九卿以下無差誠飾詐以釣
言 又曰張湯為御史大夫九卿以下無差誠飾詐以釣
歐請免 卜式貶秩 大夫詳前洋國不便臨儀而船筭可
罷上由是不悅明年當封禪式又不習
文章貶秩為太子太傅以倪寬代之

廉潔節儉

經術文雅 鴻臚馮野王是也 心辯善辭可使四方
府五鹿充宗是也 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 其以
譚為御史大夫 又曰漢成帝時御史大夫缺谷永上
言少府薛宣達於從政舉錯時當經術文雅足以謀王
體斷國命身兼數器唯陛下留神考察上拜宣為御史
大夫 請立明堂 諫御樓船 又曰漢武帝好儒推轂趙廣
為御史大夫縮請立明堂薦其師中丞俱好儒推轂趙廣
德為御史大夫直言極諫上欲御樓船廣請從橋
宰相避路 貴戚泥樓 御史中丞午後三刻出迴避
宰相如午前出宰相迴避大夫中丞午後三刻出迴避
讓為御史大夫內臣貴戚有看階樓閣皆泥之畏其彈
劾也 隱甫稱職 杜淹侵官 大夫考曰唐崔隱甫御史
以下皆得專事無所承諂隱甫始一切臺中自監察御史
有忤意輒劾之多貶黜者臺吏側目威名赫然乃得行
唐杜淹為御史大夫建言諸司文案稽期請以御史檢
促太宗以問僕射封倫對曰設官各以其事治御史

尚書卷八十八

御史大夫

馬

劾不法而索案求疵是
太苛且侵官淹默然
冠駕鷺之序
奮鷹隼之威
帖白 諸侯皆疾鼂錯
羣臣多附安國
注詳莫敢難錯
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安國曰千里而戰即
兵不獲利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眾不足為強不如和
親羣臣多附安
國議上許之

御史大夫四

張蒼明習計籍
漢書張蒼傳曰蒼秦時為柱下史明
習天下圖書計籍遷為御史大夫

周昌直言

漢書曰周昌為御史大夫昌為人強力敢
直言自蕭曹等皆下之昌常從燕入奏事
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遂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
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然猶憚昌
博學士退服事文類聚曰漢梁相褚大通五經為博
大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雒陽聞寬為大夫褚大笑及
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

張湯奏事
漢書曰張湯為御史大夫每朝奏事詔
國家用日肝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而

張歐長者處官

漢書張歐傳曰武帝元朔中代韓
安國為御史大夫歐為吏未嘗言

其人割以誠長者處官屬以為長者亦不
敢大欺師古注曰割與專同又音之充反

甚有名
漢書杜延年字幼公御史大夫周之子也明法
入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

當舊位坐臥皆易其處
不法又曰丞相司直蕭望
之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史自給車馬之

杜陵護視家事小史冠法冠為妻先引又使買賣私所
刑益凡十
少翁數言得失
百禹字少翁
位次丞相

萬二千
漢書朱博傳曰博為大司空奏言
事詳大夫二
長卿直言諫爭
書

高皇帝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
長卿直言諫爭
書

曰薛廣德字長卿遷御史大夫廣德為
宰相之副九

人溫雅有醜藉及為三公直言諫爭
宰相之副九

卿之右
漢書朱雲傳曰元帝時琅邪貢禹為御史大夫
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

設官部
御史大夫

御史大夫

能武大夫宰相之副九卿之右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
霜臺烏臺職司邦憲糾轄朝綱恪居司

憲慎守國章帖 **增**弗以私害公山堂肆考曰唐敬

然持重弗以私害公 **劾奏易之** 又曰唐魏元忠為御史大夫嘗

后反誣 **嘗冀驗疾** 疾事文類聚曰御史盡省之郭霸獨居後請

元忠 視元忠便液以驗疾之輕重元忠驚悚霸曰大夫冀

味甘或不瘳令味苦當即愈矣元忠剛直殊惡之

不引大體御史大夫缺冀朝隱得之及居職不引大體

惟先細務由 **劾降崔漪** 又曰唐顏真卿為御史大夫

是名少衰 平日侍郎崔漪諫議李何忌皆被劾斥降廣平王總兵

二十萬往長安辭日當關不致乘馬王府都虞候管崇

嗣先王而騎真卿劾之帝還奏慰答曰朕子每出詩

詩教戒故不敢失崇嗣老而變知姑容之百官肅然

經術可尚 又曰初唐李宗從容謂宰相曰殷侗經術頗

似鄭覃宗閔對曰草侑經術誠可尚然議論不足聽李

德裕曰覃侑議論他人不欲聞惟陛下欲聞之幸甚後

旬日宣制出除 **不急細事** 又曰唐崔縱為御史大夫

付僚屬 **備員執法** 洪武進士建文初改御史大夫李

而己 景隆奸邪懷異志屢敗召還子寧執景隆于朝數其罪

請誅之不聽憤激叩首言此賣國賊臣備員執法不能

除奸請先伏 **務持風紀** 名臣記曰戴珊字廷珍浮梁

御史務持風紀雖簿書之細必極精覈帝親鞫大

獄諸司震悚珊從容應對時有開析天威頓霽

御史大夫五

原制唐中宗授楊再思檢校左臺大夫制曰避車要秩

非德靡升專席雄班惟賢是屬侍中楊再思衣冠舊齒

設官部 御史大夫

廊廟宏材寒暑不易其心始終弗虧其度在明時而有
立居暗室以無欺投水陳謨邁漢朝之三傑霑沙作相
掩虞日之五臣森乎抱松柏之心凜乎貫冰霜之氣佇
因獻替兼肅權豪宜分務於鸞扃俾效能於烏署 又
授蘇珣右臺大夫制曰烏臺峻秩望總鐵冠蒼珮崇班
威高石室誠副相之榮級實次卿之通任前岐州蘇珣
詞吞楚澤量湛黃陂既光大厦之材堪入巨川之用西
京展驥道掩題輿右輔憑熊風超露冕朱帷霧撤初停
州縣之勞白簡霜凝宜屏權豪之氣 **增**蘇頲授尹思
貞御史大夫制曰國之副相位亞中台自非邦直孰司

天憲將作大匠尹思貞剛不護缺清而畏知簡言易從
莊色難犯徵先王之體要敷衽必陳折佞臣之怙權拂
衣而謝故以事聞海內名動京師鷹隼是擊豺狼自遠
必能條理前弊發揮舊章宜承弄印之榮式允登車之
志 又授宋璟御史大夫制曰三台副職百僚之師紀
綱是任蒞事惟能國子祭酒宋璟含純粹之德秉清剛
之氣吉人之寡敷言有訓君子之慎擇行無違正色而
自具陽秋立誠而不僭風雨必能靜專動直獻忠納規
常聞沃心之任靡憚犯顏之情使其坐以鎮俗毅然當
朝則不能者退不仁者遠王臣蹇蹇懦夫有立俾光天

憲式副人瞻

會記唐李華御史大夫辟記曰秦官有御史大夫在漢為三公職副丞相丞相闕則大夫遷或名司空或復舊號史足徵也議大政必下丞相御史其廷署古曰府近曰臺其衣冠章綬品秩所視載於甲令聖朝臣唐虞高尚之賢內周漢不賓之俗登人於五福薦樂於九歌帝德廣運而瑞草生天威震動而神羊至故柱石骨鯁之老更拜焉距義寧至先天登宰相者十二人以本官參政事者十三人故相任者四人藉威聲以稜徼外按戎律者八人官或改稱大司憲臺或分為左右肅政罷置

不恒從所宜也

御史中丞一

原杜氏通典曰初漢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御史丞一

曰中丞亦謂中丞為御史中執法漢高帝詔徵賢良御

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晉灼曰所謂中執法乃中丞也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

祕書漢中丞有石室以藏祕書圖識外督部刺史內領

侍御史十五員受公卿奏事舉劾案章蓋居殿中察舉

非法也及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而中丞出外為御史

臺率即今之御史大夫任也自此以後並如周官小宰

之職掌建邦之官刑以理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又

其任也周禮少宰注曰初御史大夫更官大司空置長

史而中丞官職如故武帝時以中丞督司隸司隸督丞

相丞相督司直司直督刺史刺史督二千石下至墨綬

漢中丞故二千石為之或遷侍御史高第執憲中司出為二千石哀帝元壽二年御史

中丞更名御史長史後漢光武復改為中丞兩梁冠銅

印青綬與尚書令司隸校尉朝會皆專席而坐京師號

為三獨坐言其尊也凡中丞以下並官屬少府以下謂侍御侍

書魏初改中丞為宮正舉鮑勛為之百僚嚴憚司馬宜

王舉勳後復為中丞晉亦因漢以中丞為臺主與司隸

分督百僚自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初不得糾尚書後

亦糾之劉歆字長叔兼中丞奏免尚書僕射等十餘人

中丞皇太子以下悉聽糾劾之中丞專糾行馬內司隸專糾行馬外雖

制如是然亦更奏眾官實無其限宋中丞一人每月二

十五日繞行宮垣白辟漢志執金吾每月一日繞行宮

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介幘絳朝服職官錄

綬兼曰青孝武帝孝建二年制中丞與尚書令分道雖丞相下

朝相值亦得斷之餘內外眾官皆受停駐孝文帝元嘉

奏御史中丞劉式之議每至出行未知制與何官分道

舊制法唯稱中丞專道傳詔荷詔信喚眾官應詔者得

行制令無分別他官之文皇太子不宜與眾同例中丞

應與分道揚州刺史月陽尹建康令並是京輦土地之

主或檢校非或赴救水火事應神速不宜稽駐並各

分道又尋六門則為行馬之內且禁衛非違並由二衛

設官部

御史中丞

及領軍未詳京尹建康令門內之從及公事亦得與中丞分道與否其六門內既非郡縣部界即不合依門外也齊中丞職無不察專道而行騶輻禁呵加以聲色武將相逢輒致侵犯若有鹵簿至相毆擊齊沈冲與兄淵淡三人並歷中丞梁國初建又置御史大夫天監元年復曰中丞中丞一人掌督司百僚皇太子其在宮門行馬內違法者皆糾彈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糾亦得奏之專道而行逢尚書丞郎亦得停駐其尚書令僕御史中丞各給威儀十人其八人武冠絳鞬音鞬執青儀囊題云宜告官以受詞訟一人緇衣執鞭杖依行列行七人唱呼入殿引皇至階一人執儀囊不惶自齊梁皆謂中丞為南司

江梁

淹字文通為中丞齊明帝曰今君為南司足以震肅百僚也淹乃彈中書令謝朓等以久疾不預山陵公事又奏收梁益二州刺史職贖付廷尉罪臨海永嘉二太守及諸郡二千石大縣長官等多被劾理內外肅然明帝曰君可謂近世獨出又何敬容為宰相弟盜米執送領軍敬容以書解之領軍將軍河東王譽封其書以奏武帝怒付南司推劾中丞張綰奏敬容協私罔上合棄市詔特免職舊例僕射中丞坐位東西相向元日大會張綰為中丞兄績為僕射及百官就列兄弟並道騶分趨為兩塗前代未有時人禁之音橫陳因梁制屬列奏案而入陳主為敘容正坐陵進讀奏時安成王在殿上侍立陵命殿江左中丞雖亦一時髦彥然中侍御史引下遂劾免之

膏梁名士猶不樂王球甚冷曹地遇從弟僧朗除御史中丞球謂曰汝為山官不復成膏梁矣齊王僧虔遷御史中丞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職王氏分枝居烏衣者為官微減僧虔為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後魏為御史中尉督司百僚其出入千亦可試為耳

設官部

同蓋類

御史中丞

三

步清道與皇太子分路王公百辟咸使遜避其餘百僚

下馬弛車止路傍有違緩者以棒棒之其後洛陽令得

與分道元至為洛陽令與中尉李彪爭路俱入見彪曰

御史中尉辟乘華羽蓋論道劔鼓安有洛陽

令與臣抗衡至曰臣神州赤縣主普天之下誰非

編民豈有俯同衆官趨避中尉孝文遂令分路自東

魏徙鄴無復此制北齊武成以其子琅邪王儼兼為御

史中丞欲雄寵之復興舊制儼出北宮凡京畿之步騎

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鹵簿莫不畢備時儼

職武成觀之遣中使馳馬趨伏不得入自言奉敕赤棒

應聲碎其鞍馬騰人顛觀者傾京邑北齊高恭之字道

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以赤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

破其車主泣訴於帝帝不責謂道穆曰家姊行路相犯

極以為愧後周有司憲中大夫二人掌司寇之法辯國之五

禁亦其任也隋以國諱改中丞為大夫唐因隋亦曰大

夫龍朔二年改為大司憲咸亨初復舊武后改置左右

肅政臺御史大夫各一人太極初復舊掌肅清風俗彈

糾內外總判臺事自周隋以來無儀衛之重令行出道

路以私騎匹馬從之而已故事侍御史以下與大夫抗

左肅政大夫遂坐受拜或以言思謙曰國家坊列自有

差奈何姑息其後大夫又與之抗禮至開元十八年有

敕申明賜品致敬其禮由之不改至二十四年六月李

適之為大夫又坐受拜其後與之抗禮至今不改故事

大夫與監察競為官政畧無承稟至開元十四年崔隱

甫為大夫一切督責之事無大小悉令咨度稍存忤意

列其罪前後貶黜者過半羣僚側初學記曰百官志御

目上常謂曰卿為大夫甚副朕意

設官制

史中丞秦官也掌貳大夫漢因之受公卿章奏糾察百僚休有光烈至成哀間改大夫為大司空而中丞更名御史長史出外為臺主光武復曰中丞獻帝權置大夫而中丞不省魏初罷大夫改中丞名宮正復為臺主尋又改曰中丞晉宋之後並因之已上並見漢官及齊職儀後魏書官氏志云後魏改中丞為中尉五代史百官志曰北齊又改為中丞隋室諱中省中丞增持書御史之品以代之唐初因之貞觀末省持書侍御史又置中丞龍朔二年改為司憲大夫咸亨初復舊 **增**文獻通考曰唐中丞二人正四品貳大夫掌糾正百官罪惡宋承唐制無大

夫以中丞為臺長無正員以兩省給諫權自中丞以下掌糾繩內外百官姦慝肅清朝廷綱紀大事則廷辯小事則奏彈凡除中丞而官未至者自正言而上皆除右諫議大夫權熙寧初言者以為躐等乃詔以本官職兼權熙寧五年以知雜侍御史鄧綰為中丞初除諫議大夫王安石言礙近制除侍制或可乃以綰為龍圖閣待制權御史中丞中丞不遷諫議大夫自始九年鄧綰甫自正言知制誥為中丞以宰相屬官不可長憲府於是復遷右諫議大夫權元豐五年以承議郎徐禧為知制誥權中丞禧言中丞糾彈之官赴舍人院行詞疑若未安會官制行罷知制中丞職乃以本官試中丞中丞職任雄峻南渡初除官最多隆興後被擢者少淳熙十年黃洽復為之又三年再命蔣繼周時施師黠在政府有咄咄逼人之疑嘉定

六年除章良能初王賓以中丞兼侍講紹興十二年万
俟高又以中丞兼侍讀由是言路始兼經筵宋初臺諫
列不兼講
讀蓋以掌執間侍經筵避嫌也神宗命呂正獻亦止命
時赴講筵中興後兼者三人皆出上意紹興時不俟高
羅熾以中丞諫議兼蓋以秦檜之弟若孫相繼為說書
便於傳導檜死遂罷兼慶元後臺丞諫長暨副端正言
不預經筵者舊臺令兩院御史每上下半年分詣三省
樞密院取索諸房文字點檢監察御史輪詣尚書六曹
凡奉行稽違付受差失咸得糾彈渡江後稍闕不舉紹
興三年因御史臺主簿陳祖禮有言始復其舊 續文
獻通考曰遼金俱有御史中丞詳總載元御史臺外置行
御史臺有御史中丞至元二十六年以董文用為御史
中丞文用曰中丞不當理細務宜

舉用賢才乃舉胡祗澂王惲等十餘人為按察使徐琰魏初為行臺中丞當時以為極選明初設御
史臺有御史中丞以劉基章
溢為之十三年罷詳具
總載
御史中丞二

謝承後漢書曰陳謙字伯讓拜御史中丞執法奉憲
多所糾正為百僚所敬尚書選舉序位旌賢常諮問謙
自陳蕃雖尊為宰相論議褒貶每往質疑皆服其清識
高亮 晉書曰熊遠為御史中丞時尚書刁協用事眾
皆憚之尚書郎盧緄入直逢協於大司馬門外協醉使
緄避之緄不回協令人牽緄墮馬至協車前而後釋遠
奏免協官詔令白衣領職 冊府元龜曰晉范泰為御

史中丞坐議殷祠事謬白衣領職 南史曰鄭鮮之字道子性剛直宋武起義兵遷御史中丞甚得司直之體外甥劉毅權重當時朝野莫不歸附鮮之盡心武帝獨不屈意於毅毅甚恨焉 宋書曰荀伯子遷御史中丞蒞職勤恪有匪躬之稱立朝正色外內憚之 又曰蕭惠開拜御史中丞世祖與劉秀之詔曰今以惠開為憲司冀當稱職但一徃服領已自殊有所震及在任百僚畏憚之八年入為侍中詔曰惠開前在憲司奉法直繩不阿權威朕甚嘉之可更授御史中丞 冊府元龜曰宋孔顛代庾徽之為御史中丞先是徽之在職性豪麗

服玩甚華顛代之衣冠器用莫不粗率 梁書曰樂藹遷御史中丞初藹發江陵無故於船得八車輻如中丞健步避道者至是果遷焉 又曰王僧孺兼御史中丞僧孺幼貧其母驚紗布以自業攜僧孺至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墜井中及是拜日引騶清道悲不自勝 潛確類書曰梁任昉為中丞後進宗之到漑劉孝綽車軌日至號蘭臺聚 後魏書曰李彪遷御史中丞為高祖所寵性剛直多所彈糾遠近畏之豪右屏氣高祖常呼為李生又從容謂羣臣曰吾之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 又曰崔暹為御史中尉尚書移牒索御史監選不與

及暹為僕射還索御史宋遊道判云崔僕射昔在憲司
籠駕北省今居禮閣控制南司遂不與 唐書曰張易
之言涉不順御史中丞宋璟請窮究其狀太后不悅內
史姚璿恐忤旨遽宣敕令出璟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
不煩宰相擅宣王命太后意解乃收易之等就獄尋詔
原之命詣璟謝罪璟拒而不見曰公事當公言之若私
見法無私也 又曰御史中丞姚廷筠奏稱律令格式
懸之象魏奉而行之事無不理比見諸司僚案不能遵
守章程事無大小皆悉聞奏自今以後若緣軍國大事
及牒式無文者任奏取進止其餘據章程合行者各令

準法處分其故生疑滯致有稽失者請令御史隨事糾
彈上從之 又曰盧奕懷慎之少子也與兄奐齊名天
寶十一年為御史中丞始懷慎及奐並為此官父子三
人為中丞清節不易時人美之 李華崔沔集序曰崔
沔為中丞數發太倉減上林禽鳥之給以賑艱食陝東
之人仆而復起中官犯法執以按劾權寵屏息朝章盛
行 又曰沔升御史中丞節高天下 孔帖曰呂譚拜
御史中丞所陳事無不順納帝復兩京詔盡繫羣臣之
污賊者又詔御史大夫李峴及譚領使謹於權宜知大
體不及峴而援律傳經過之當時憚其持法 唐書曰

齊映為御史中丞從德宗幸梁州每遇險映常執轡會馬驚跳奔益甚上懼傷映令捨轡映堅執久之乃止問其故對曰馬奔蹏不過傷臣而捨之或犯清塵臣萬死何以塞責上嘉歎無已 冊府元龜曰裴度為御史中丞奏崔從為侍御史度作相又奏從自代為御史中丞孔帖曰溫造進中丞彈擊無所回畏威望隱然 又曰崔從為中丞薦引御史務取質重廉退者李儵以寵得京兆尹為莊憲山陵橋道使務以減末徭費為功至不治道輜車留渭橋久不得進從三劾之 又曰歸融拜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盧周仁取羨錢億萬進京師

融劾周仁違詔書狗私希恩恐海內效之 唐書曰狄兼謨遷中丞帝曰御史臺朝廷紀綱紀綱正則朝廷正朝廷正則天下正畏忌顧望則職事廢矣卿梁公後當嗣家聲兼謨頓首謝 又曰文宗謂宰臣曰丁居晦作中丞何如因悉數大臣而品第之歎曰宋申錫堪任此官惜哉 文宗又曰居晦作此官朕曾以時諺謂杜甫李白輩為四絕問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常以此記得居晦今所以擢為中丞 又曰牛僧孺可為大夫宰臣鄭覃曰頃為中丞未嘗搏擊恐無風望上曰不然鸞鳳與鷹隼事異 冊府元龜曰李珣為御史中丞帝

御紫宸殿宰臣李固言奏曰李珣在臺雖無甚過以爲人踈易不稱此官此官乃天下綱紀有司準繩苟用人非當則紊亂典章帝曰李珣官業應不堪然爲人豈不長厚耶固言對曰臣所奏緣與御史中丞不相宜人即長厚但憲司彈奏事亦至難官要得其宜者 唐書曰薛存誠爲給事中瓊林庫使奏召工徒太廣存誠以爲此皆姦人竄名以避征徭不可許咸陽尉袁儋與軍鎮相競軍人無禮遂肆侵誣儋反受罰二敕繼至存誠皆執之上聞甚悅命中使嘉勞由是選拜御史中丞 又曰孔緯爲御史中丞緯志氣方雅嫉惡如讐旣總憲綱

中外不繩而自肅 孔帖曰盧坦遷中丞初諸道長吏罷還者取本道錢爲進奉帝因赦令一切禁止而山南節度使柳晟浙西觀察使閻濟美格詔輸獻坦劾奏之 又曰後蜀范仁恕拜中丞以爲郡王冊使仁恕謂中丞居風憲之地不宜持節藩邸時人避之 宋實錄仁宗諭執政曰張昇清直可任風憲乃以爲御史中丞時富弼爲相歐陽修爲翰林學士論者以爲三得人也仁宗以昇指切時事無所避曰卿孤特乃能如是昇曰臣樸學愚忠仰托睿聖是爲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交者多而赤心報國者少似陛下孤立也仁宗爲之感動

言行錄曰王舉正皇祐中為中丞會張堯佐一日領
四使留百官班廷議不可又狄青為樞密使力爭不能
奪因請改言職上稱其得風憲之體遂除觀文殿學士
東軒筆錄曰御史臺有閣吏隸臺中四十年以所執
之槌待中丞賢否賢則橫其槌不賢則直其槌范諷為
中丞一日視其槌直問曰爾槌忽直豈我之失耶吏曰
昨日中丞召客諭庖人造食指揮者數四去又教戒之
數四大凡役人者授以法觀其成何俟喋喋之煩若宰
天下如此不亦勞乎某心鄙之不自知其槌之直也范
大笑慚明日視之槌復橫矣 長編曰仁宗以夏竦為

樞密使臺諫交奏上未省遽起中丞王拱辰引上裾前
後合十八疏乃罷 言行錄曰唐介字子方召為御史
中丞英宗面諭曰卿在先朝有直聲今出自朕選非由
左右言也 又曰蘇轍為御史中丞時元豐舊黨分布
中外多起邪讒以搖撼在朝呂微仲劉莘老遂欲引用
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停轍於延和面論其非退以劄
子奏入宣仁后命宰執於簾前讀之仍諭之曰蘇轍疑
吾君臣兼用邪正言極中理自此參用邪正之說衰矣
又曰傅獻簡除御史中丞哲宗登極上疏言陛下使
臣拾遺補闕以輔盛德明善正失以平庶政舉直錯枉

以正大臣臣當竭其力以死繼之 東都事略曰胡宗
愈元祐中為中丞進六事曰端本正治知難加意守法
畏天且言陛下從吉之初留神於此六者則治道成矣
系年錄曰宰相呂頤浩專恣中丞趙鼎論之遷鼎翰
林學士鼎引司馬光故事以不習駢儷不就遷吏書復
辭章十數上頤浩罷鼎即出視中丞事 元史列傳曰
程思廉為雲南行御史臺中丞始至蠻夷酋長來賀詞
若遜而意甚倨思廉奉宣上意綏懷遠人且明示禍福
使毋自外聞者懾服 又白葉李被召至京師世祖見
於披香殿勞問卿遠來良苦賜坐賜宴更命五日一入

議尋拜御史中丞固辭得許因叩首謝曰臣今雖不居
此職然御史臺天子耳目常行事務可以呈省至若監
察御史奏疏西南兩臺咨稟事關軍國利及生民宜令
便宜聞奏以廣視聽不應一一拘牽遂成文具請詔臺
臣言事各許實封制曰可 又曰張珪武宗時中丞久
闕方議擇人仁宗時在東宮曰必欲得真中丞惟張珪
可即日召拜中丞武宗崩仁宗將即位廷臣用太皇后
旨行大禮於隆福宮法駕已陳矣珪言當御大明殿御
史大夫止之曰議已定雖百奏無益珪曰未始一奏詎
知無益入奏帝悟移仗大明 又曰郝天挺皇慶中拜

御史中丞入見首陳綱紀之要以獵爲喻曰御史職在擊奸猶鷹揚焉禽之弱者易獲也其力大者必借人力不然不惟失其前禽仍或有傷鷹之患矣帝嘉其言又曰月魯不花拜江南行御史臺中丞陛辭之日帝御嘉德殿慰勞之且賜以上尊金幣皇太子書戒德誠明四大字賜之 又曰朶爾直班拜御史中丞監察御史劾奏別兒怯不花章甫上黜御史大夫懿憐直班朶爾直班曰若此則臺綱安在乃再章劾奏并留大夫不允臺臣皆上印綬辭職帝諭朶爾直班曰汝其毋辭對曰憲綱墮矣臣安得獨留帝爲之出涕 明名臣記曰章

溢字三益龍泉人洪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務存大體不屑細故或以爲言溢曰憲臺百司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廉恥使避而不犯豈直恃搏擊爲哉 又曰顧佐太康人宣德三年都御史劉觀被斥帝問楊士奇楊榮廷臣孰可掌憲者士奇言通政使顧佐歷內外臺有風采榮亦言佐尹京威廉帝喜曰佐乃能如此擢右副都御史 又曰耿九疇字禹範盧氏人景泰四年改右副都御史會有旨市羊角爲上供燈九疇疏論曰昔宋神宗買浙燈蘇軾諫止今買羊角製燈無乃類是帝遂止

御史中丞三

原專席分路續漢書曰傅宣字巨公拜御史中丞與

則春秋曰故事御史中丞與洛陽令相遇

臺並詳絳騶白簡沈約宋書曰顏延之為御史中

路白簡深劾取之增盡忠乘義新書晉武帝詔曰

仲容或有虧耶增盡忠乘義新書晉武帝詔曰

以為中丞又晉明帝詔曰史豹直鷹揚潛確類

光初入臺秉義之心可為中丞豹直鷹揚潛確類

史初入臺秉義之心可為中丞豹直鷹揚潛確類

衆官皆出彼獨謂之豹直鷹揚潛確類

鬼參亦無通贊忽於階下齊拜默而退謂之鬼參

原肅內外分黑白直傳宣列傳曰宣為御史中丞明法

郡國二千石所退稱進白黑分明由是知名無迴

避不吐茹續漢書曰馬嚴舉劾案章中明舊典奉法

察舉無所避百僚憚之王隱晉書曰熊遠字孝文

遷御史中丞宗每歎其公忠謂遠曰卿在朝正色不

如柔不吐剛忠亮增明憲法練朝儀琳之為御史

至動可謂王臣增明憲法練朝儀琳之為御史

中丞明憲直法無所屈撓奏劾尚書令徐羨駕北省

之百僚震肅莫敢犯禁下詳青箱御史注

望南宮上詳中丞二山堂肆考曰唐尚書省東西

中久次者至此必原周處正繩陳謙奉法書曰周

物項望南宮也原周處正繩陳謙奉法書曰周

處字子隱為御史中丞奏征虜將軍石崇大將軍梁王

形等正繩直筆權豪震肅續漢書曰陳謙字伯讓拜

御史中丞執憲奉法多耳目之官管轄之任提

所糾正為百僚所敬也耳目之官管轄之任提

舉邦憲糾轄周行帖白鍾雅阿撓減宣酷暴晉中

曰王導稱疾不朝而出送鄰鑿入臺奏導專任無敬御

史中丞鍾雅阿撓不糾並宜彈肅雖事寢不行舉朝憚

御史中丞

青箱御史

上詳通典南史曰王準之自曾祖彪之博聞多識練
悉朝儀其家世相傳並諳江左舊事絨之青箱世謂之
王氏青箱除御史中丞為百僚所
仰自彪之至準之四世此職焉
曰真宰相
可謂

王臣之曰真宰相持元衡遷中丞延英對罷德宗目送
薦未相識一事必先白
東軒筆錄曰孫抃為御史中丞
曰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之何也答曰昔人取為
呈身御史今豈求識而臺官也後二人皆以風力聞於
天下承自劉子儀為中丞始榜臺中今後御史言事必先白
先白中丞
出自朕選
不辱吾筆
文類聚曰程琳權

御史中丞宰相張知一氣貌孤峻
風望整嚴
唐書曰
貌孤峻正色立朝彈奏不避裴度為中丞薦從自代
又曰高元裕開成中遷中丞風望整嚴上言曰御史府
紀綱之地官屬選用宜得
畏其筆端
為之紙貴
史南

實才其不稱者臣請出之
至中丞
氣貌孤峻
風望整嚴
唐書曰
御史中丞宰相張知一氣貌孤峻
風望整嚴
唐書曰

御史中丞宰相張知一氣貌孤峻
風望整嚴
唐書曰
貌孤峻正色立朝彈奏不避裴度為中丞薦從自代
又曰高元裕開成中遷中丞風望整嚴上言曰御史府
紀綱之地官屬選用宜得
畏其筆端
為之紙貴
史南

筆端徐騎省為志曰劉宋江文蔚為中丞自王義之
後曠數百年未有危言激論如此之彰灼者
法始自
故權右振疎朝野喧騰騰寫彈文為之紙貴
法始自

貴恩不假人
秦守藩曰宋韓絳權御史中丞孫沔呂
曰法自責者始更相救援則公道廢矣遂并劾之
事
畧曰杜衍為中丞自宰相而下畏之曰是不肯以恩意
假人也
督察萬里
呵止半坊
詳後司馬子瑞選御史
者也
督察萬里
呵止半坊
詳後司馬子瑞選御史

神三宮得告
上詳中丞二
宋會要曰禁中惟有
本院御史告於朝堂皆
取扇以賜
呼官不名
錄曰
用朱衣御史謂之三告官
取扇以賜
呼官不名
錄曰

張詠為御史中丞時真宗令進所著述且稱文善取常
執次膺除御史中丞力辭詔今日獻文事
胡澹菴集曰
非泛朝謁並與告次膺糾彈不為苛察聞者知懼章疏
設官部
御史中丞
星

設官部
御史中丞
星

御史中丞
星

御史中丞
星

御史中丞
星

御史中丞
星

御史中丞
星

御史中丞
星

一出天下避之上方勵精政
 杜牧中丞崔璪制曰押彈之勇正當時病
 御史中尉顧道元字善長素有嚴猛之稱司州牧汝南
 王悅嬖近左右丘念常與臥起及選州官多由於念
 匿於悅第時還其家道元收念付獄悅啓靈太后請全
 之赦赦之遂劉瑀使氣張緬圖形筆端注其
 盡其命因以劾悅
 南史曰梁張緬為中丞號為勁直
 武帝遣圖其形於臺省以勵當官
 驅迫墜溝傳呼
 過關上好執禮一日晚過明德門西闕前宋太祖與
 黃門數人登樓溫吏知之必傳呼依常而過翌日請對
 且言人主非時登樓則下必希望恩賞臣所以呼道而
 不過欲示眾以陛下非時
 半年始授三月即真又曰
 史中丞劉溫卒有請除中丞者太祖曰必得純厚如
 溫吏者乃可命太子賓客邊光範兼判御史臺事居半
 歲始授中丞會帝錄囚元輿奏辯割斷詳悉明審不三
 知御史中丞會帝錄囚元輿奏辯割斷詳悉明審不三

平雪讐嫌 不避權貴
 明名臣記曰林聰歷台
 副都御史天順五年曹
 欽反起大獄牽連冤濫冒功者至割乞兒頭上功都人
 不敢夜出聰時署院事力請禁戢平雪讐嫌又曰王
 雲鳳和順人成化進士正德十年起家副都御史上疏
 乞休鳳立朝正色不避權貴當官孤立直行已意以
 故上為御史中丞既到職彈奏無所屈撓秉直不憚強禦
 多行驕橫密啓之晉書曰李熹字季和遷御史中
 丞當官秉直減宣微文深詆杜周外寬內深中丞
 不憚強禦直減宣微文深詆杜周外寬內深中丞
 二史記曰杜周與減宣相編更為中丞十
 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選外寬內深次骨
 習選在薛宣 晉擇重威任先庾峻
 帖白

御史中丞四
 漢官典職曰
 總蘭臺
 漢官解詁曰建武以
 來省御史大夫官屬

原掌蘭臺
 漢官典職曰
 總蘭臺
 漢官解詁曰建武以
 來省御史大夫官屬

入侍蘭臺蘭臺有十五人特置中丞一避車住揖書

人以總之此官得舉非其權次尚書糾察百僚漢舊儀曰御

典職曰御史中丞過尚書郎糾察百僚糾察百僚漢中丞內掌

避車執板住揖車過乃去天官書曰太微四星為掖門四星為

蘭臺外督諸州太微四星端星左右星為掖門四星為

刺史糾察百僚太微四星續漢書百官志曰御史中

微南四星在殿內察非法丞在殿內掌察舉非法

為執法四星在殿內察非法丞在殿內掌察舉非法

監國得失王充論衡曰蘭臺之課第刺史漢書曰

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居殿中舉不法

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劾彈之百僚震悚又謝承

辯釋名曰中丞自御史大夫下丞有百僚震悚又謝承

二其一別居殿中舉不法故曰中丞百僚震悚又謝承

曰樊淮為御史中丞舉正非法百僚震悚又謝承

後漢書曰傅賢拜御史中丞執憲公平百僚敬服

一月而遷會稽典錄曰盛吉拜司羣僚憚之東觀漢

熙字日溫為御史太子得糾承得糾太子而不得糾

中丞羣僚憚之御史太子得糾承得糾太子而不得糾

尚書臣所未譬百僚未憚山公啓事曰御史中丞

朝廷無以易之故尚書可也周浚有才能周浚有才能

故尚書可也周浚有才能周浚有才能

才能又曰孔顯有才能果動不寬而不縱史光字孝

明太始初詔曰光忠亮篤素有居正執義之心歷職內

外洛勤在公其以光為御史中丞雖屈其列校之位亦

所以伸其司直之才光在職寬而不縱太保王祥久

疾廢朝光奏請免之詔優祥而寢光奏後遷少府

彈奏不畏強禦晉中興書曰鄧隗為御史中丞劾奏南

雖被寢王氏深忌嫉之隗之奏劾少府穢濁王隱晉

彈奏不畏強禦晉中興書曰鄧隗為御史中丞劾奏南

歲字長虞遷御史中丞奏劾少府穢濁王隱晉

屋近小人委以家計令工匠竊盜官物附益於私所營

無利醜問充斥大臣穢濁威而不尅臧榮緒晉書曰

丞威而奏彈夜警晉中興書曰王恬字元愉為御

不尅而奏彈夜警晉中興書曰王恬字元愉為御

設官部

御史中丞

御史中丞

御史中丞

御史中丞

御史中丞

御史中丞

未解嚴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夜吹警角恬奏劾夫不敬

請治罪明日桓見奏事歎曰此兒乃敢彈我真可畏尚

法鞭諸傳梅陶自字曰余居承中承曾以法鞭皇太子

皇太子將見延請賜以清謙於是太子禮敬之如師

皇太子將見延請賜以清謙於是太子禮敬之如師

皇太子將見延請賜以清謙於是太子禮敬之如師

皇太子將見延請賜以清謙於是太子禮敬之如師

皇太子將見延請賜以清謙於是太子禮敬之如師

皇太子將見延請賜以清謙於是太子禮敬之如師

皇太子將見延請賜以清謙於是太子禮敬之如師

皇太子將見延請賜以清謙於是太子禮敬之如師

皇太子將見延請賜以清謙於是太子禮敬之如師

皇太子將見延請賜以清謙於是太子禮敬之如師

皇太子將見延請賜以清謙於是太子禮敬之如師

皇太子將見延請賜以清謙於是太子禮敬之如師

皇太子將見延請賜以清謙於是太子禮敬之如師

皇太子將見延請賜以清謙於是太子禮敬之如師

皇太子將見延請賜以清謙於是太子禮敬之如師

皇太子將見延請賜以清謙於是太子禮敬之如師

皇太子將見延請賜以清謙於是太子禮敬之如師

皇太子將見延請賜以清謙於是太子禮敬之如師

皇太子將見延請賜以清謙於是太子禮敬之如師

皇太子將見延請賜以清謙於是太子禮敬之如師

皇太子將見延請賜以清謙於是太子禮敬之如師

皇太子將見延請賜以清謙於是太子禮敬之如師

皇太子將見延請賜以清謙於是太子禮敬之如師

皇太子將見延請賜以清謙於是太子禮敬之如師

皇太子將見延請賜以清謙於是太子禮敬之如師

皇太子將見延請賜以清謙於是太子禮敬之如師

皇太子將見延請賜以清謙於是太子禮敬之如師

皇太子將見延請賜以清謙於是太子禮敬之如師

皇太子將見延請賜以清謙於是太子禮敬之如師

奸賊縮氣唐本傳魏謩遷中丞發自辟三院通典曰憲

府故事三院御史由大夫中丞自辟獨孤朗為中

丞時崔沔鄭居申不由憲長而除授朗拒不納

所駁異肆考曰唐實參為中丞舉劾無所回忌德宗數

與宰相召見與語天下大事或沒大議帝深器之然多

慰准西肆考曰唐憲宗時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上遣

淮西御史中丞裴度為行營宣慰使察兵形勝度還言

河北肆考曰唐武宗遣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

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武皆具奏繼郊迎

紛然唐李紳為中丞宰相李逢吉思其剛乃以韓愈為

設兩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免臺參以激紳後果不相下

平直無枉十國志曰南唐高文蔚封識

御史中丞

御史中丞

御史中丞

御史中丞

御史中丞

宛然綱目曰宋太祖聞中丞劉溫叟清介遣吏以錢五
者見西舍封識宛然錢
後事天下論崇節儉
乞立根本歸田錄曰宋仁宗嘉祐中以為憂夫萬物皆有
熙寧間王安石初拜參政呂獻可任御史中丞將入對
獻可舉手曰初拜參政路問曰今日請對欲言何事
獻可曰王安石雖有彈文乃新參也光燭然曰奈何論之
政府則天下必受其弊此乃心腹之疾願可緩耶未幾
安石變法百姓騷然光退居洛陽每曰呂獻可之先見
余所不及豐稷讀傳
行口已論之矣
稷偽不聞讀畢不求福報
黃治為御史中丞治為

人質直端重有大臣體常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
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阿
何瑋死義元本傳曰何瑋授御史中丞成宗崩丞相阿
難之阿忽台變色曰中丞謂不可行獨不畏死不嚴
耶瑋從容曰死畏不義耳苟死於義夫復何畏論救納
而肅元本傳曰肅素著不嚴而肅稟然有大臣風
璘帝怒巨測曰璘兒只拜御史中丞御史納璘言事忤旨
璘帝怒巨測曰璘兒只拜御史中丞御史納璘言事忤旨
平令願陛下有殺御史之名帝曰為卿看之左遷為昌
而得左遷恐後之來者不肯復言矣帝不可者但以言事
讀貞觀政要彙兒只侍側帝顧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
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直將焉用之帝風采
笑曰卿意在納璘耶當赦之以成爾直名也
凜然明名臣記曰吳納守敏德常熟人共熙中歷陞南
然雖心存恕厚而奸賊宣布恩威
不法之徒自然消沮
設官部御史中丞

海盜起附會都御史守其地信民宣布
恩威獎勵士卒屢戰屢捷撫歸數萬人

御史中丞五

原詩梁劉孝綽贈任中丞詩曰步出金華省遙望承明
廬壯哉宛洛地佳麗實皇居虹蜺拖飛閣蘭芷覆清渠
白雲夏峰盡青槐秋葉疎但願長閑暇酌醴焚枯魚
隋江總贈孔中丞詩曰我行五嶺表辭鄉二十年間
鷺欲動詠披霧即依然疇昔同寮案今隨年代改借問
藏書處唯君故人在故人名宦高清簡肅權豪誰知懷
九歎徒然泣二毛 **增**唐楊巨源送裴中丞出使詩曰
一清淮甸假朝綱金印初迎細柳黃辭闕天威和雨露

出關春色避風霜 又上裴中丞詩曰六年西掖弘湯
誥三捷東堂總漢科政引風霜成物色語回天地到陽
和清威更助朝端重聖澤曾隨筆下多 劉禹錫送源
中丞充新羅冊立使詩曰相門才子稱華簪持節東行
捧德音身帶霜威辭鳳闕口傳天語到雞林 柳宗元
詩曰憲府初收迹丹墀共拜嘉分行參瑞獸傳墨亂宮
鴉 方干上杭州杜中丞詩曰昔日雄才登上第今將
重德荅明君苦心多為安民術援筆皆成出世文寒角
細吹孤嶠月秋濤橫卷半江雲掠天逸勢應非久一鷲
那棲衆鳥羣 宋楊億詩曰際曉乘騶入九達內朝簪

筆坐前墀天家御史非凡格曾向崑崙服紫芝 元貢
性之和中丞馬伯庸贈別詩曰江南驛使路遙遙遠赴
龍門看海潮桂殿且留脩月斧銀河未許渡星輶隔花
立馬聽更漏帶月鳴珂趁早朝祇恐淮南春色動萬竿
煙雨綠相招

增制唐蘇頌行崔沔御史中丞制曰純至之心求忠出
孝精微之用博學多文故能清以激貪靜而鎮躁頃攝
官持憲履繩緒墨臨事不詘在公則聞宜正三獨之名
以光二丞之秩 孫逖行蕭諒御史中丞制曰直道有
恒澄心不撓果斷之用操利器於筆端通明之識置煩

文於度外所歷清要必聞聲實將求獨坐更佇兼才斯
正色於準繩俾生風於臺閣 常袞行張獻恭御史中
丞制曰正以居業直以輔仁行三復而無玷剛百鍊而
不缺階歷要重發揮刑政分總戎詰禁之柄處尊風宣
俗之長交脩文武儔諸古人而貞方侃然清峻自處端
本靜末未常及私固可以準繩朝廷課第郡國入正二
丞之列俾分三獨之尊 張九齡行盧絢裴寬御史中
丞制曰盧絢等動有風規成禮樂之度行為操準是衣
冠之則頃登臺閣載光天地可以軌儀三獨端肅百僚
繩糾所歸澄清斯在宜展舉能之効俾申執憲之誠

白居易行薛存誠御史中丞制曰庶官之政得人則舉
況中執憲準繩之司所以提振紀綱端肅內外蓋一職
脩者其斯任之謂與給事中薛存誠選自郎署列於左
曹居必靜專言皆謹正章疏駁議多所忠益可以執憲
立於朝端況副相方缺臺綱是領糾正百官爾得專之
夫直而不絞威而不猛不附上而急下不犯弱而違強
率是而行號為稱職敬服斯命往其懋哉

原箴晉傅咸御史中丞箴曰百官之箴以箴王闕余承
先君之蹤竊位憲臺懼有忝累垂翼之責且造斯箴以
自勗勵不云自箴而云御史中丞箴者凡為御史中丞

欲通以箴之也煌煌天文衆星是環爰立執法其暉有
渙執憲之綱秉國之憲鷹揚虎視肅清違慢蹇蹇匪躬
是曰王臣既直其道爰顧其身身之不顧孰有弗震邦
國若否山甫是明焉用彼相莫扶其傾淮南構逆實憚
汲生赫赫有國可無忠貞憂責有在繩亦必直良農耘
穡勿使能植無禮是逐安惜翹翼嗟爾庶僚各敬乃職
無為罰先無怙厥力怨及朋友無慚於色得罪天子內
省有愆是用作箴惟以自敕 卞敬宗司直箴曰惟茲
憲臺皇威斯翼昔有二鮑豪彊屏息良臣獻箴敢告司
直

增表北齊司馬子端為中丞選御史表曰周興鐵柱漢制繡衣簪白筆而繩違馭驄馬而明目故能出則督察萬里入則糾劾百僚揚摧而言惟賢是寄必須名高河朔價重漢南諤諤清風翩翩妙技心焉靡石直也如絃宋呂中丞辭免中丞表曰臣品出中下能乏寸長嗣承闕闕之基粗知仁義之訓惟堅信道不悟違時出入諫垣者九年遷謫麾符者四郡向因陛見得近天光被聖訓之垂褒為孤忠而有立自惟踈遠之迹曷勝特達之知一身至微萬死寧報匪圖簡拔益厚恩輝旋自內朝之班進陟中司之任不離言職更踐清除行匪風節

之著閒言厭搢紳之緒論憂畏之甚啟處靡遑

淵鑑類函卷八十八

洪金类卷六十八

文...

